

蕉風

441

双月刊



图：陈瑞献

BULANAN CHAO FOON

MAC / APRIL 19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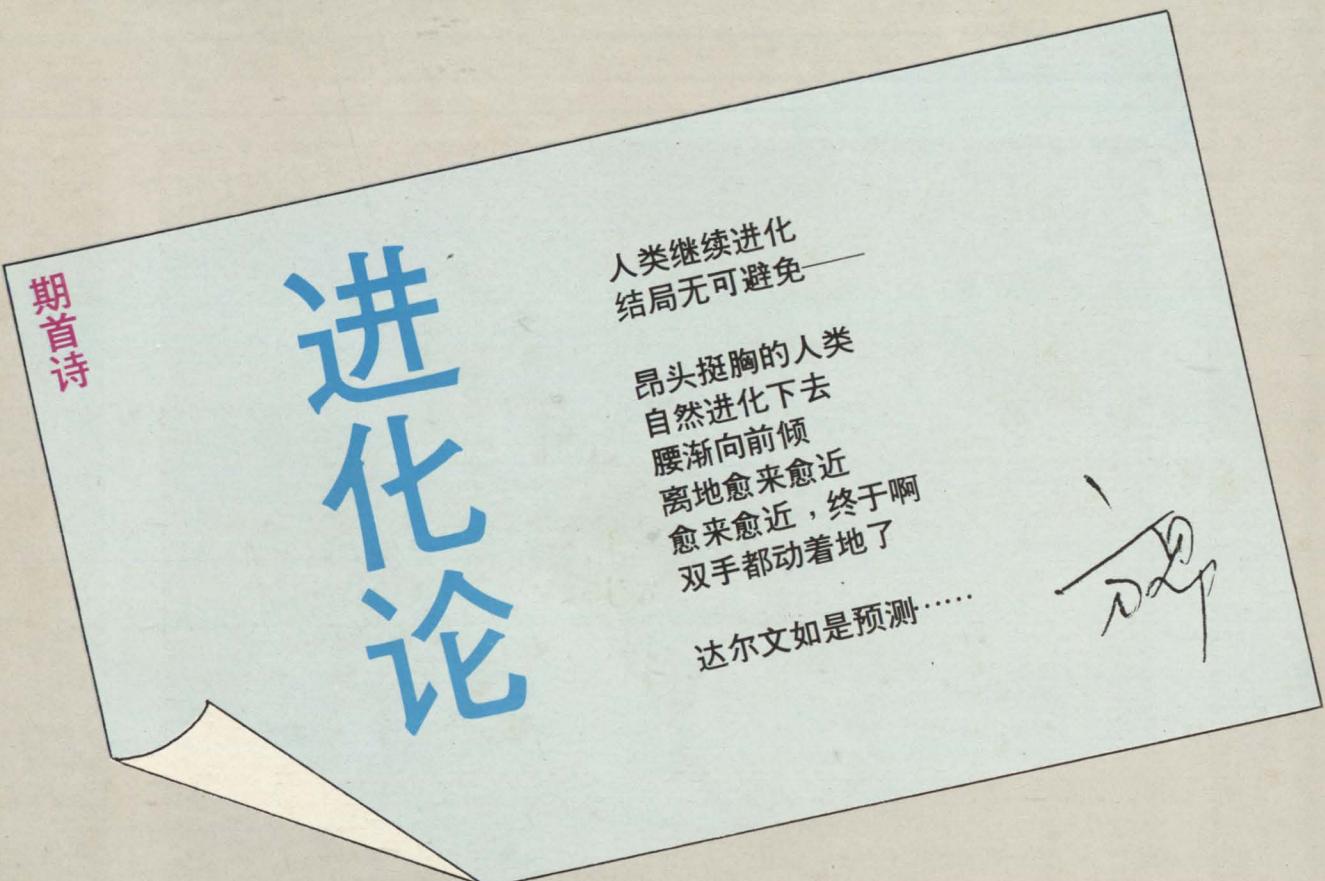
九一年三、四月号

*M\$1.50

*KDN. 1505 (595) Vol. 1

*PP 54/12/90

*MITA(P) 194/12/90



蕉風

441

目錄

期首诗	方 昂	进化论・封2
编辑桌上	编 者	文章背面／更正・02
专栏	姚 拓 郑百年 黃潤岳	羞耻之心・03 椰风蕉雨送旧情・05 冰心文章・08
小说	商晚筠 东 瑞	暴风眼・11 空・33
诗	杨 平 黄锦树 柔密欧·郑 郝毅民 黄戈二	近秋时分／秋分近时・35 一月某日之怔忡・36 圆／扁／那年我在梭罗和日惹・37 幸会・40 波罗蜜・40
书话	胡宝珠 胡宝珠	是阿嘉莎情结吧・41 神话和儿歌里的玄机・42
诗歌赏析	育 龙	你若无心我便休・48
散文	继 程 马俊国	随缘小品・52 余温・64

宋子衡小说集

冷场

编辑顾问：姚 拓
白 壤
郑良树
梅淑贞
紫一思
曾梅井
执行编辑：许友彬

编辑部、
出版、印刷：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03-7912455
03-7912551.

怡和书局

宋子衡的小说集《冷场》已付梓，全书厚达三百页，售价为马币六元。此书列为“蕉风文丛”之一，有意邮购者，径寄至本社地址，支票或汇票上请注明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为收款人。欲代理者，可与本刊发行部接洽。

经销处：
马来亚图书公司

Malaya Book Co.,
22-24, Jln. Bukit Bintang,
56100 Kuala Lumpur.

怡和书局

Ipoh Book Co.,
75, Jln. Market,
30000 Ipo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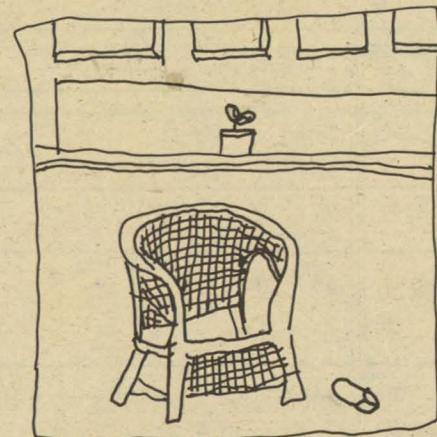
友联书局

Union Book Co. (Pte.) Ltd.,
Blk. 231, Bain Street,
03-59, Bras Basah Complex,
Singapore 0718.

紫竹茶坊

1/A, Jalan Patani,
10150 Pulau Pinang.
Tel: 04-374373.

编辑桌上



◎编者

文章背面

本期刊载两篇长文，一为商晚筠的小说〈暴风眼〉，一为继程法师的〈随缘小品〉。〈暴风眼〉长达两万余言，虽以“茅草行动”为背景，却不含政治色彩，商晚筠把重点放在人物及情节上，写来细腻感人。这篇小说，商晚筠断断续续写了两个年头才脱稿，可谓呕心沥血之作。

〈随缘小品〉共有廿七篇短文，每篇约四百字，是继程法师去年旅游中国期间写的，与其说它是游记，不如说是心思历程。继程法师于八月廿九日落笔，于九月十二日完稿，前后只花两个星期。第一篇写于香港机场，当时作者正等待飞机前往中国。最后一篇写于火车上，作者正从广州回返香港。其中多篇乃在机上、寺庙、山上或旅游胜地写的。目有所见、心有所思，必有所记。继程法师此次一游，感触良多。

上期《蕉风》刊登了阿嘉莎的一篇小说，本期胡宝珠再替我们介绍阿嘉莎及其作品。胡宝珠的小说译文与评介文字，其实是同时寄来的。这些文章分期刊出，她虽说“有一点遗憾”，仍认为是她“开年以来最好的消息”。

更正

《蕉风》工作室，人手有限，排编难免出差错。可是，我们不能用这藉口而错得“理直气壮”。《蕉风》是文学刊物，文字为其根本，文字出错是难以原宥的。

438期李天葆的小说，第22页第3栏上端三行文字应移至最下端。

439期郝毅民写姚拓，题目有误，应是〈大处着眼，小处探究〉，内文误植之字甚多，兹更正如下：

页数	栏位	行数	错误	正确
41	第3	10	熏淘	薰陶
42	第1	14	悬	县(下同)
42	第2	19	落花	荷花
45	第2	09	忱执	忱挚
46	第1	27	沧止	沦陷
46	第2	19	换扶	攬扶
47	第1	08	对时	对峙
47	第1	16	表了凡	袁了凡
47	第1	30	万	了
47	第2	15	渡芦	渡泸
47	第2	20	郑西	陕西
47	第2	20	延安	延安
47	第2	27	长炯	长烟
47	第2	29	勒	勒
47	第2	35	八挂	八卦
47	第3	29	华荣	华叶
47	第3	31	得	徒
48	第1	04	勒	勒
48	第1	23	沦陷逼	沦陷区
48	第1	24	敛拔	剑拔
50	第2	35	家居	聚居
50	第3	02	人类	人数

以上错误，编者谨此向李天葆先生、郝毅民先生及诸位读者致歉。



XWZ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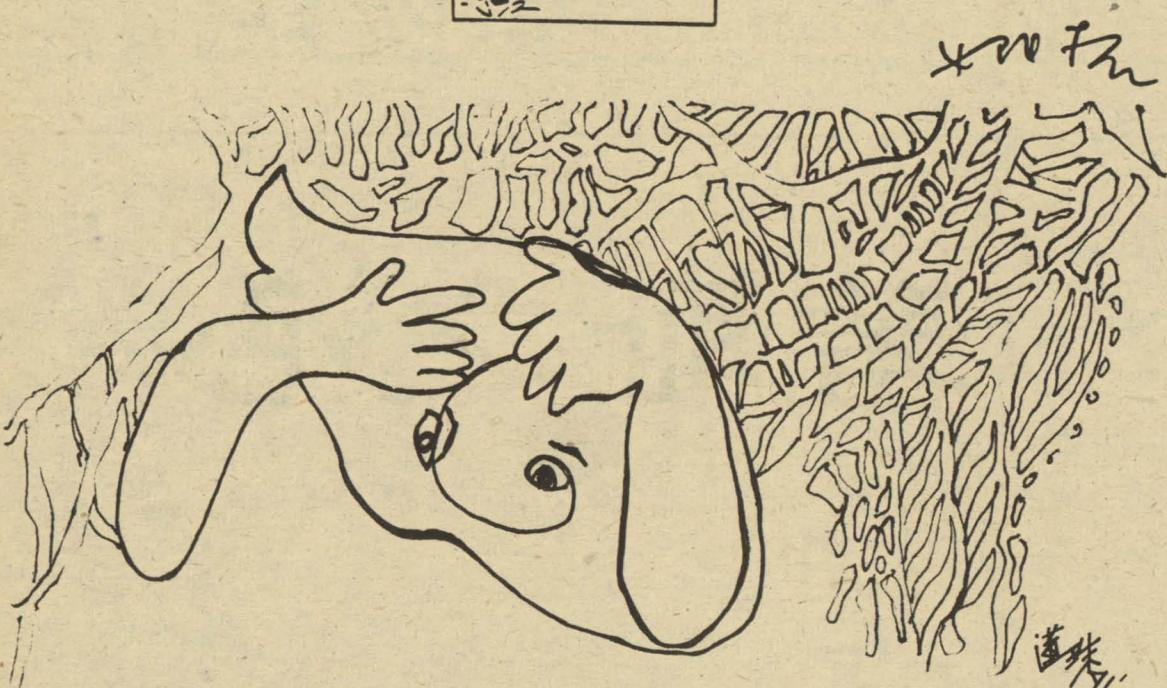
羞耻之心

我是在农家长大的人，十八岁以前都在农村度过，所以特别知道庄稼耕收的不易，即使是我们村上刚刚懂事的孩子，都会知道一粒麦子需要翻多少遍土、锄多少遍草、流多少汗水、出多少气力，然后还要经过七八个月的时间，才能成熟收割。古人所说的：“谁知盘中飧，粒粒皆辛苦”，真是形容得分毫不差。因为我知道收成的艰辛，每逢吃饭的时候，自不免对父兄存有感激的心情。可是，假如有一天，我在田地中工作得特别卖力，或者这一天真的没有偷懒，自以为对家庭有了一定的

贡献，那么，当天晚上当我吃饭的时候，我就有“理直气壮”的感觉，不但吃得特别大声，甚至端起饭碗，在院中神气地走来走去。假如有一天我借故不下田工作，或者工作时吊儿郎当，马虎草率，那天吃晚饭，我肯定是默然不语地偷偷下咽，即使饭焦菜生也不敢批评。私下里，我曾问过我同年纪的朋友，想不到他们也和我有同样的感觉。

等我现在快到七十岁，偶然间想起这些旧事，才知道那时候吃饭不敢出声的道理，原来是基于人类的羞耻之心。也可以说，是人类内心深处的善良感觉的自然反应。我吃饭低首不语，是惭愧这一天没有做工，良心责备我，使我在人前抬不起头来；我吃饭时神气出现，表示我这一天我已经尽了做人的责任。

前星期，我和一位姓黄的朋友谈起往事，他说他有一次拉着她九岁孙女又嫩又白的小手，忽然间想起他自己九岁时住在柔佛州永平的情形。六十年前，永平还没有自来水的设备，他自己用刀劈开竹子做成扁担，自己动手把小油桶做成水桶，自己一个人天天到井边汲水，然后挑回家中，供应一家人



的吃水和冲凉之用。他说，他一边想着往事，一边看着他的九岁的孙女，不由得滴下眼泪：面前的九岁的孙女，完全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假如她生在她祖父的那个时代，她会不会赤着双脚挑着水桶供应一家人的用水？他一边庆幸着下一代人生活的改变，不必像她的祖父那样身历艰辛，但他也感激他那一个时代的熬煎，练就了他的责任感，使他有了今日的成就——他早已白手起家，成为我国工业界的巨子。

我小时候吃饭的惭愧之心，与黄先生九岁挑水的经历，事实上都是羞耻心的促

使。为家庭尽一些力做一些工，自觉是光荣；反过来，坐在家中白吃，未尽责任，心中有愧，就是羞耻。

也许是这种羞耻之心时时冲击着我，使我养成了读书、写作及尽力工作的习惯。假如我有一天在电视机前坐了几个钟头，只是看了些垃圾的电视影片，我的内心就会像小时候偷懒没有去下田干活一样，觉得惭愧羞耻。

写到这里，不禁掷笔自叹：世界虽然美丽，可是人生的担子却为什么那样沉重！

有时候想，人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何必自苦若斯？痛痛快快地去睡它半天，懒洋洋地去看看电视，又有什么不可？

可是，我做不到！前文中提到的黄先生更做不到。我戏称他为“铁人”，他事无巨细，一概亲力亲为，从早上忙到深夜，似乎连一分钟都不想白过。

鄭百年

椰风 蕉雨 送旧情

虽然离开马来亚大学快三年了，然而，总觉得我依然是马大中文系的一个成员。昔日讲堂上上课的情形，迎新会及中秋佳节等参加学生活动的欢乐，研究室内和几名学生款款细谈学问及国家大事的恳切，就像昨日的情景一样，任我怎么挥怎么抹都忘不了。十七年的光阴毕

一批学生”毕业后，我就像一只断线的风筝，和中文系再也“扯”不上关系了；这是多没人情的事实呀！

香港的生活虽然愉快充实，中文大学的校园确实是如诗似画，图书馆的藏书虽然丰富精采，然而，马大那十七年竟已铸成我中年生活的一部分，有我的情感，有我的感喟，只要不小心回头一望，片片落花飞叶依然印映在脑后，清晰如昨日，历历如在眼前。

离马前夕答应《商报》撰写〔香江随笔〕，原只是抱着游戏文章的态度；没想到它们却掀起相当大的回应，使我感到很意外。许多毕业多年的学生，从这些文章里知道我北徙香港，经常来信；圣诞节及农历新年前夕，新旧同学的贺卡如雪花纷纷



鄭百年



飞来，送来那椰风蕉雨的温暖和旧情，使我深深地体会到昔日师生之谊依然如新，粉笔灰染白了整个头发完全没有冤枉，只欠一个重头再见面把握的良缘而已。

“昨天读到老师的〔香江随笔〕：风雨故乡情，才惊觉老师去了香港一年多了，还没写信问候一声呢！”贺卡短短的几句话，却表达了无限的深情。这是早年毕业的一对夫妇学生，如今已成家立业了。

“一九七八年我去香港时，去过中大找余光中（当时他不在），如果我没记错

，您的研究室是对着楼梯的。读您在〔商余〕的文章，那些描述中大景物的文字，一一展现在眼前。”这是一位毕业得更早的同学，有文采，善属文，好吟哦，我对他特别关心；可不知如今依

然舞笔弄墨么？

“您好！去年十一月初到香港，有机会联络上您，使我很高兴，惟一遗憾是无法拨出时间到中大去拜访您！希望下回去台北或汉城时，有机会留香港多几天。……”这是七十年代早期毕业的女同学。清楚地记得，那天她挂电话到我的研究室，真把我吓了一大跳！怎么她也知道我北徙香港呢？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号码呢？她和人家接洽生意太忙，约她上来中大参观、吃便饭，连两个小时的时间都没有，真是可惜。

“郑李师，郑师母：也许您们不会想到我是在什么地方写这张贺卡——我现在是在中文系里，坐在郑老师办公桌前啊。我现在已当上了助教，用的是老师曾经用过的桌子椅子书架白板……

而我却在老师的‘地盘’里写贺卡给您俩，这是我以前没想到的事。在这儿，我喜欢把青色的窗帘全都拉开，让阳光走进来。老师以前也是这样吧？在这儿，学生很喜欢跑进来与我说话。老师，以前跑进来说话的是我，坐在大型桌子前的是您啊……新年快到了，祝老师一家大小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这是孙彦庄的卡片，看得我很开心，也不知读了多少遍——她居然坐在我昔日的桌上写贺卡，而且写得情文并茂！长江后浪推前浪，年轻人能够站起来接棒传薪火，是最值得欢欣鼓舞的事呵。

提起学生们后浪推前浪，使我想起林幸谦。

幸谦大一时，就送来两三篇文章，要我提供参考意见。文章写得很不错，感情

很丰富，词藻相当华丽，只是内容稍微弱了一点；字也写得逊色，看得我很辛苦。

“子桑鹿”，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名字。他经常到我研究室来谈话；写作的，华社的，国家的……几乎无所不谈。大三时，他要到台北攻读硕士学位去，颇使我意外。没想这位才子一到台北，伸手一出击，居然得了《中国时报》的文学大奖，一跃而为文坛上的一名少将，使我高兴了几个星期！谁说中文系没有人材？谁说华社不能出现一流的作家？这几年来中文系写作学生“人材济济”，文艺作品出版了一本又一本，就是最好的答案了。

“谢谢老师来信的鼓励，事实上我最近的情绪也正处于低落点，主要是因为有很多研究报告要完成，另一方面又要写文章。近一连几

天和家华访问了苏晓康、万润南、胡平、祖慰和老木，因此，有好些文章要处理，加上心头又有好些念头要付诸文字，使到我心绪备受压抑，我将两者兼顾，量力而为，老师别为我担心。……”幸谦寄贺卡与写信没两样，经常从东北方传来丰厚的感情，读来令人心动。

“郑老师，那天在《南洋商报》看到您的〈风雨故乡情〉，心中感触良深，恨不得给老师写封长长的信！然而新学年刚开始，俗务缠身，实在抽不出时间来写封长信，而卡片却赶着要去寄了，许多话都得留待以后再说了！……”这是几年前毕业的同学，是位运动健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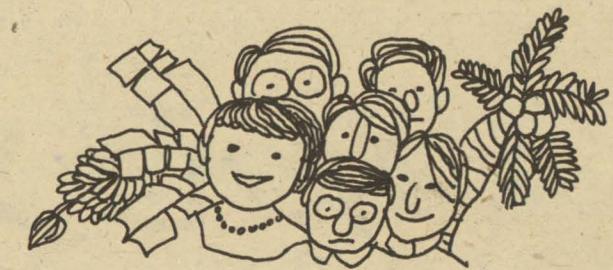
“您好，新年是否回乡探亲？如果有的话，万记得到系里来看我们啊！……我目前正在构思一篇小说，

想写一个自幼受了中国传统观念‘三从四德’所影响的妇女，在几经生活波折之后，如何超越自我，面对崭新的未来。……”“香港的日子，还写意吧！今年我在吉隆坡执教，希望新学年能被录取进入教育系。在教书的生涯中，深深体会到老师您以前的教导，而‘书到用时方恨少’更是体会至深的……”这两位是同房学生，她们共用一张贺卡，是两个乖女。

中文大学中文系学生有四百多名，老师有四十余位，比马大的大得多；这两、三年来，我和系里同事们相处也非常融洽和穆，然而，我毕竟与人不同——就因为在天边外，那阵阵的椰风，那声声的蕉雨，让我时时挂牵，夜夜梦萦呵。



鄭百年





黃潤喜

冰心文章

年纪大了，愈是从前的事，记得愈清楚。如今有所谓“老人痴呆症”，初步的征象，便是这样。其实就是头脑老化。我年已古稀，不老也是老了。在读初中的时候，看了许多当时的新文学。五四时代的作家名作，差不多都看过。我的书藏中，仍有满满一架老舍巴金茅盾曹禺徐志摩郁达夫等人的名著。偶尔拿来翻阅的，多半是冰心的诗。因为要看她的《寄小读者》，也许是年岁的关系，却有点格格不入似的。

冰心已经九十岁了，现在仍是终日看书、看杂志和写文章。自一九七八年〈文章〉以后，她已经发表了二百廿四篇，有卅多万字。其中一百四十篇，约廿多万字

，却是在她八十三岁之后写的。她曾摔断过腿骨，患过脑血栓。去年还出版了《冰心文集》第五卷。

我爱冰心的诗，冰心却不写诗了。根据舒乙（老舍之子）的统计，“她的近作大致可以为十类：(一)短篇小说；(二)“关于男人”——我记得她在重庆时代，以“男士”为笔名写过“关于女人”——描写她一生中遇到的那些可敬可爱的男士们的，自成体系；(三)序——听说冰心是有求必应，准时交卷；(四)文学批评；(五)创作谈；(六)关于女人；(七)关于儿童和儿童文学；(八)自传；(九)散文；(十)杂文。

我曾写过一篇“重读冰心的诗”，提到她“立意做诗，还是受了晨报副刊记者

的鼓励”：把她写的很饶诗趣的小文，一行行分开放在诗栏里。

冰心说：“因着基督教义的影响，潜隐的形成我自己的爱的哲学”。

两年前，冰心写过一篇散文，题目是“施者比爱者更为有福”。后来，这篇文章还得了优秀散文奖。冰心曾给舒乙看过那张奖状。舒乙以为这句话是冰心说的。其实是冰心引用圣经新约使徒行传（廿章卅五节）所记主耶稣所说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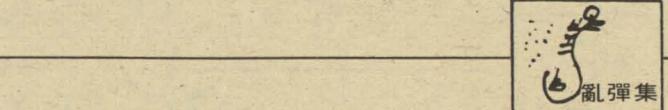
舒乙将冰心的创作，分为两个高潮：第一个是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六年，共八年；另一个高潮是从一九八三年算到一九九〇年，也是八年。当然第二个高潮，并

《天上人间》写的序言一共才五十字。她说：“我认为如果几句话就夠把心思都表达出来，那么也不必枉费那些文字和符号”。我们所遇到的难处是不能“都”表达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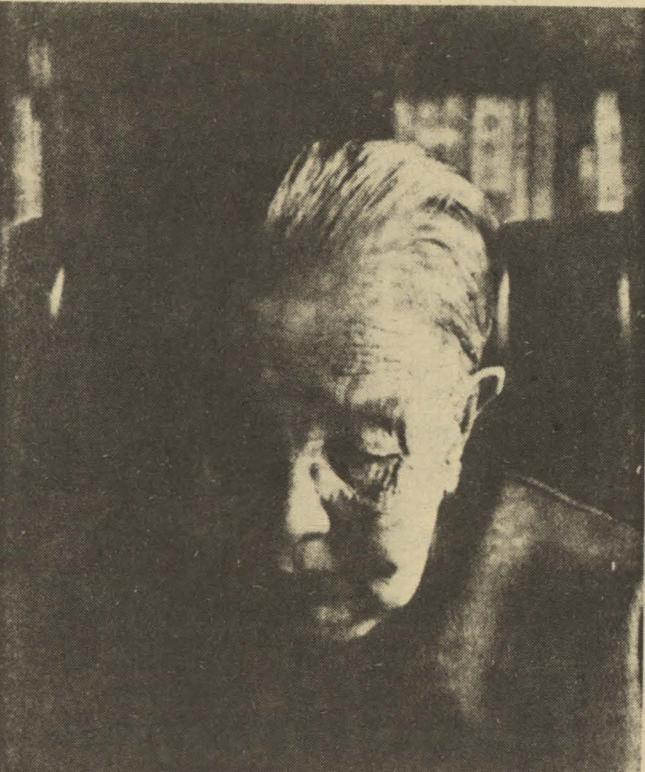
我读到冰心去年七月十二日在多云之晨写的〈话说君子兰〉，我数了，只有三百卅一字。她还引述了“至圣先师孔子对于君子的定义……觉得『君子纳于言而敏于行』这句话说的是君子兰”。结尾的一句长句是：

“因此我虽然也喜爱玫瑰的浓香和桂花的幽香，但在数日之内，便瓣落香消，使人惆怅，而使我敬佩的还是君子兰”（共四十五字）！

我家也有一盆君子兰，是一位爱花的朋友从大陆带来花种，在加拿大培养的。去年也开了花，因为它的名贵，照了几张相片。现在读



黃潤喜



* 冰心近照

未结束。

从一九二六年到一九八三年，有四十多年的空白。虽然这是冰心个人的遭遇，对早期的文学家来说，或长或短，谁也免不了。甚至有许多连第二期还未到来，就结束了。五四时代的作家，留存的不多，巴金已经搁笔。

冰心不写诗了。其实她最早的诗便是分行的散文。

听说她现在的文风和早年已有相当大的差别，最突出的一点是越写越短，一般都是千字文，甚至不到一千字。我想起我自己从前的专栏，也多是千字文。如今却越写越长了。目前只有在《南洋商报》商余副刊的〔塞外曲〕，仍旧维持千字。

冰心的短篇小说〈万般皆上品〉，不过八百字；为



黃潤生

話說君子蘭 冰心

冰心的〈话说君子兰〉，才使我能体会到君子兰之君子也。

再翻看冰心在一九二四年五月九日写的《寄小读者》通讯十七：蒲公英是黄色，叠瓣的花，很带着菊花的神意。但我也不曾偏爱她。我对于花卉是普遍的爱怜。虽有时不免喜欢玫瑰的浓郁，和桂花的清远。而在我忧来无方的时候，玫瑰和桂花也一样的成粪土。在我心情怡悦的一刹那顷，高贵清华的菊花，也不能和我手中的蒲公英来占夺位置。

在冰心的这段文章中，蒲公英是多么美好。蒲公英真正这么可爱么？记得我到渥太华不久，有一天，蓝天白云，阳光和煦。在闹市中，偶尔抬头，漫天飘着白色的绒毛，如雾如雪，不知道附近发生了什么事？后来才

女作家李玲修在好多年前，送给我一盆君子兰，我把它供在书桌前的窗台上。那浓绿色的、剑形的、肥厚的叶子，武士般地相对列。每年两次当剑叶中间忽然露出一点桔黄色时，家里的大人和小孩都高兴地奔走相告：君子兰又要开花了！

这实在是个喜讯。几十朵桔黄色的、五瓣聚成的筒形的花，向上开放。它们像高雅的君子般相拱而立。当花的大茎，愈长愈长，这几十朵君子兰便愈站愈高，静雅地立在那里，经月不谢！

我为此重新翻看了《论语》，因为至圣先

师孔子，对于“君子”的定义，有几十条。但是我读来读去，觉得“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这句话就说的是君子兰！

我以为“言”就是花的香气，“行”就是花的形象和花期的久暂。君子兰花香很淡，而花色极浓，几十朵相拱而立，能够“立”到几十天！它们群立在你的面前给你力量，给你鼓舞。因此我虽然也喜爱玫瑰的浓香和桂花的幽香，但在数日之内，便瓣落香消，使人惆怅，而使我敬佩的还是君子兰！

1990年7月12多云之晨

知道是蒲公英凋谢之后的种子飞扬。我家后院，原是一方草地，满布黄花，不种自生，非常美丽。到了花凋瓣落，种子到处乱飞。又难看，又讨厌。后来我将后院铺

满方块水泥，在夹缝中仍不免又钻出蒲公英来。连续浇了几年药水，才了结此案。

想不到在六十多年之后，使冰心敬佩的还是君子兰。我亦深以为然。

暴凤眼

◎商晚筠

1

早一阵子的事了。

那女子抱了一堆未拆的杂志邮件，塞她满怀，歇斯底里地抓著她两只肩膀大力

摇晃。

“你不认识度幸舫，好！我让你认识她！银行月结单！信用卡账单！杂志！上头全是她的名字，地址！你敢说你不认识度幸舫！”

她整个人没头没脑的给晃得七零八落，抛得老远。浑浑糊糊的，魂魄思想都碎了。碎得那么狼藉，不可收拾。

是星期五。



那女子逢一、三、五来的。今天理当会来，毫无结果的，递给她一张逾份忧伤的脸、一些支离破碎的话题、莫名的爱怜和泪水、错谬的沟通；然后，哀怨地，牵肠挂肚走了。

外头下了一夜雨，空气清清凄凄，檐角还在点点滴滴，弄得她心绪不宁。

两扇对拉的窗玻璃，被哈得雾气蒙蒙。

一只鱼瓦片风铃清脆地银铃作响。

她想停止思想。她例常放了一卷音乐卡带。

每一回醒来，她稍作思想，便坠入错调的时空夹缝中，出不去，回不来。不久远的事，筛落的，都沉到夹缝里去，余下些虚虚的，浮浮的，犹在她意识里盘桓不去。

活动思维，表示她的存在。

糊糊的山居景象，活动可静态，非活动也可动态，像幻灯片的映现而后隐没。

弥弥漫漫的森林浓雾。野鸽子在灌木丛咕咕哝哝。

亡命狐狸踩着碎叶落单地寻寻觅觅。

拔旺哥吉尔拎采矿灯、荷猎枪、额头缠咒巾，喃喃自语越过篱栅门。

猎人和他年轻的妻子袒露上身，绕火堆跳祭神舞，文明褪色，原始复甦。一座暗绿色森林，在他们胸膛茁壮、蓬勃。

那女子两眼潮潮地唏嘘：“明明是她，那么的实体，那么的有血有肉，人回来了心却又那么的不真实，我要度幸舫，你给我度幸舫！有感情有思想的度幸舫，好让我向度妈妈度大哥他们交代，我只要度幸舫，你还我一个度幸舫！”

她纠结的前尘往事载浮载沉到这里，一个遄急不胜防的险滩弯口给溅上了岸，再也回不来。

她对自己的了解和认识，几乎是零。

她把那一札信件给她唯一的资料，纳入脑里，做为起点，暂时定位。

姓名：度幸舫
住址：10, SS 24/12,
Taman Megah, 47301
Petaling Jaya, Malaysia.

D & C 流动户口号码：
597846

结余：\$7,500/=
美国运通会员卡姓名：

Simone Tuk
美国运通户口号码：
3762/314412/51003

有效期限：09/88
威世会员姓名：

S. F. Tuk
户口号码：4541/8320
/0026/3886

有效期限：12/88

二十多期远东经济评论、新闻周刊、两百多卷音乐卡带。度幸舫消化这些东西，职业使然？她什么音乐卡带都买，她迷音乐卡带的程度，不可思议！

她不由内心冷嘲，嘲这女人太偏重知性。

面床墙壁悬了两幅字画，一为行草一为楷书：

放怀于天地外得气在山水间

岁次甲子年耕雨上人

地之秽者多生物

水之清者常无鱼

君子当存含垢纳污之量

不可持好洁独行之操

岁次甲子年耕雨上人

是的？怎么买了两幅？

度幸舫认识他？欣赏他？那表示什么？一个人的思想情操？坦荡胸襟？独立苍茫？音乐使她迷惑，她关了录音机，她不认为她喜欢音乐，迷恋两百多卷卡式带子的是度幸舫，不是她。

门背祇简单挂件白色大布袋。一张淡蓝色大毛巾，一顶米色绒质凯子帽。

她一开始便无法接受这般七拼八凑出来的度幸舫。她需要找出更多的经纬和接触点，让她更扎实、更具体、更形象。譬如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地某人某事物某事件……这些那些。

蓦地一片亮光亢奋地喧

人，门板被推开，把她逼回一个冷悒的暗墙角落，任由知性的度幸舫和感性的她，对峙中冷静地分析自己，观察对方，矛盾成茧，自缚。

那逢一、三、五必来的女子果然如约，在门口小伫，瞬即进来，见她定定，歉意：“门没锁，我想这时候你也该起来了，早点吃了没有？”

“吃了。”

度幸舫和这女子感情确实是掏心掏肺。

“你看你，今天怎么穿那么少？会招凉啊！”拉一张椅靠她床侧坐，趋前替她扣紧领口钮扣，几分哀怨瞅她。“看你，又不说话了，我三天两头来看你，你还要这样对我！”突而其来抓她双手贴上脸颊。

她挣着任双手滑落，那恰好是一个浑圆的腹部，她隔着柔软孕妇装绸料，触抚正在滋长的母性。女子喜忧参半：“这里头是小童童，我胃口差，你看，五个月了

还是这么小。”

她不知所措，一股无名恐慌，急收回手，藏在被毯里，再也不肯伸出被外。

“阿度，你还没叫我名字呢。”女子宠爱地抓抓她脑勺天生卷曲的发。她的发素乱不易梳，涂些许发油抓一抓便顺了。“我简童童啊，你怎么可以忘记我呢？我前天来过，拜一那天也来了，怎么，忘啦？”

潮潮的瞳眸，她看不到曾经、过去。眼瞳里是张恍惚的脸。她例常地勉强消化这童童口中的度幸舫，不想伤对方一厢情愿的感觉。

“华声还在，华声外那口印度茶档口，彼此息息相关，为华人文化事业，硬撑着，这种生存的理由，夠堂皇可怕吧？我们常喝的咖啡奶茶，名字你取的，怀才不遇茶，上两次带来，你嫌味道怪怪，其实我也不喝了，什么怀才不遇嘛，给你带来半打啤酒，你看你，都搁在冰箱，动都没动，也是你开





的头，加花生啦腰豆啦炸冰冻豆腐下酒啦，后来还加几片柠檬乱七八糟的，肠胃绞了一个晚上，拉到手脚发软。”

她觉得毫不相关，好模糊。

“我谈这些你都不起劲，那就不谈，对了，你看我给你带了什么来？More，这里，不过，不许一下子跟我抽完哦，打火机我都带来了，你开啊，我给你点，哦对了，这卷带子留给你，好不容易我皮箱里整理出来的，你应该听听。”

她蹙眉，把烟搁一旁，卷录音带放在枕侧。

“怎么，那也不喜欢，这也不喜欢，你十年的老烟枪，说戒就戒，真不敢相信，真的不抽？还是换了别的牌子呢？”

她心忖，度幸舫还真堕落；又不得不承认她很人性，一手烟来一手酒，标准的人性取样。

两个人靠得太近，很局

促。她略挪一挪，坐直，对窗玻璃发楞，问：“外头还下雨吗？”

“已经停了，现在雨季嘛，你知道你迷糊多久了吗？”女子眼角盈着泪，眨一眨就缺堤了。

一年轻男子进来，熟络地：“怎么？我章正明你不认得啦！”转头问那泫然欲泣女子，“你们这半个小时都谈了，没结果？唉——，我看算啦，让度妈妈来处理好啦，你三天两头来，她不记得就是不记得，有什么好难过的？”

女子一脸怆然凝视她，委婉地：“阿度，我顶了个西瓜肚，再辛苦也来看你，你怎么可以什么都忘得一干二净，你怎么可以这样乱没良心！”

男子沉着脸：“阿度，我拜托你，童童每次怀着希望来，你没三两下把她搞哭了，多灾多难的是我，你晓得？她剩余的情绪还打包回家当消夜，我不忍心，

她五个月身子了老这样怎么得了。”

她也要实不忍，抓了两张纸巾给童童。“那就别再来了，免得大家都不舒服。”

男子继续：“不让她来，忙自己的事都不行啊，她放了几次飞碟，还好都是摔不破的碟子，不来都不行，吵架当公干，还绝食示威，饿我儿子出来气，阿度，你是落难天使，我有多希望我是上帝！”

童童将烟和打火机塞他手心硬推他走：“拿烟到外头凉快去，别再进来，我会生气哦！”

男子不服：“是！简童童，她跟你十年报馆共生死，最死党不是吗？她干嘛不认你？她是怕认了你要面对现实，阿度，我说的对不对？我看你别在那白费心机了，她这辈子不可能是以前的度幸舫，你就成全她，放过她，别再逼她，就当她不是度幸舫，彼此心里压力没那么大！”

童童使劲推他出了门口：“少烦我！你要再废话，我就跟你一屁两命！章正明，不信你就试试看，看我敢不敢！”

“好好，算我怕了你，一屁两命，不是一刀两断哦！对了，帮个忙，尽量谈些开心的事，眼泪不用钱，也请节制一点，要开了会关啊。”

轰走了章正明，她感歎疾。

“童童，我相信你跟度幸舫莫逆之交，我不晓得这什么时候开始，我真的没印象，我能说什么？谈什么？你让我知道我是度幸舫，对了，还有一些证件，可是我却没有她的思想她的感情，你希望我给你怎样的度幸舫？你让我知道得更具体一点、彻底一点！我必须是度幸舫，我别无选择是不是？给我一点时间，把她找出来，我尽量从最基本的度幸舫式开始，思想感情！言行举止！咖啡奶茶！花生腰豆柠檬

啤酒！More！两百卷卡带噪音！甚至七情六欲也非常度幸舫式的七情六欲！”

女子让年轻男子哄着离开。留给她一滩蚀人心口的感情，一堆纠结的乱麻心绪。

度幸舫式的度幸舫，她不够！那么一大块拼图缺失太多片，她根本拼凑不来！

窗缝透风。

那只鱼瓦片风铃清脆地摆击。

持续的银铃声真实，一点也不含糊，且煞是好听。

2 度幸舫愣愣望着黑空一朵覆月的阴霾。整个人感到淘空、疲乏。

拔旺哥吉尔一脸忧忡地站在篱栅门，一丛灯色正映照他稀疏苍发。

“你相信刺青吗？”

“避邪？这迷信吧？”

“年轻好，年轻就什么都不信，什么都不怕。”

灿亮的采矿灯，渐行渐没，像一朵阴青的鬼火。

午夜一场骤雨。

度幸舫惊吓醒，一个反射动作往床侧掏出一管猎枪，就著窗侧几道阴蓝色闪电光，检查枪弹匣。

她索性捻亮一屋子的灯，煮一壶香浓的咖啡乌。

雨声泼辣一阵稍后转弱。

度幸舫独处一室的孤独感拓广。她整个人提高警戒，猎枪横搁腹部，右手握著枪托，食指贴着扳机，静候。

墙板上的壁钟指针，十二点刚过。

3 安置了谷地家居一个星期后，度幸舫装一袋银角到镇上给简童童打电话，报平安，那是她答应童童的。没想童童轰回她一堆。

“喂喂拜托，这什么鬼地方！没电话没电视没电影没Pub没娱乐没酒没色甚至连一个可以酒色财气日久生情的男人人都没，祖宗却一大堆，还有，打电话要自备一包银角，这么苦闷的日子你居然撑到今天才跟我通电话！你有问题喔！”



人家杰茜卡·兰茨拍电影飞机失事掉进大森林，至少还绝境逢生，碰到泰山，夫唱妇随，一人去，三人回。其实她也算绝境逢生啊！

“你以为你是刘其伟，搞报导文学搞到人类祖宗的大本营！我是担心你接触不良，人模人样去，猴模猴样回，以爬代步，体验生活！我顶多给你两个星期，搞什么落后的文明！你不出现，你就是人类文明史的叛徒，滚回来哎！”

童童打赌她不出三个月准连爬带滚离开这落后鬼地方。她决定撑半年让童童没话说。

“忘了告诉你，章正明他也想你哎，他说原来你具有中和作用，我太酸，他太硷，有你居中调和就不会起分化作用，总之，他啊！王八看绿豆，全看到你优点啦！”

拐她的心？童童还真使尽手段，搬出章正明这张扑克老K，其实章正明嫌她碍

手碍脚倒是真。

回去！那得掏多少精神，简直疲于应付。

她和童童在报馆，十年抗战，八面受敌。人性里外看透！但求尽本份，她谁都不卖账。她对人事的不满，只消透半字口风，童童替她幕后进行，送照妖镜骂人马屁精原形毕露，摆空墨罐讽刺人没半滴墨水虚有其表。

她滑铁卢，放大假，想到那些意气风发的日子，涌上来的伤心，也祇有眼眶打个转，阿Q一番，人生难免有起落，到了山顶美景尽收，最终还是要下山。这种阿Q精神，意志一沉，便怎么也平衡不了受挫的心理，苦难临头，什么名言至理人生哲理都垮得支离破碎，人一蹶溃，最管用的真理都不堪一击。除了苦痛一场，愤世嫉俗一番，打翻的心情，末了还是要一一捡拾整理起来，眼泪呢，即使不往外流也往内吞，真是活到老用到老。

两个人挨惯了冷枪，凡事自嘲自娱，千疮百孔，其实也通风凉快啊，挨多几枪也无所谓嘛。

“没有我陪你出生入死，你寂寞吗？”她戏童童，其实该寂寞的是她。

寂寞的空间，虫鸣、鸟啼、兽嗥、蛙噪、风吹草动。

猎新闻，挖故事，把度幸舫训练成西马猎犬，鼻灵得很。她生活节奏快，进出报馆，永远是以冲刺的速度，跟那些散步来报馆散布谣言捏造是非的阿慢哥阿慢姐，截然不同，所有无关的话题碰到她立刻短路。

她最恨就是拿假，要个十天八天，疲于奔命，杀得出五篇存稿，人手短缺还不一定批给她，搞到最后把她给惹毛了。“凭我度幸舫三个字，只要我说声不干，后脚跟跨出报馆还没着地，外头已经两倍的薪水在招招手，你信不信？”就凭她是老总跟前红人，编采主任差点人头落地。被逼销假的记者咬牙切齿，可是咬不到她半块肉。拿什么跟她比？货比货？华声靠她的暴风眼呼风唤雨才有今日的风调雨顺，最后还不都被她比下去。她拿假来颠倒作息，白天睡觉，晚上不夜天。童童这大跟班，报馆回来还没喘一口气，度幸舫一通电话说在猎户等，她一百个不字到了舌头便打结，不出半个小时飙车赶来，少不了唠叨：“你一个假期十天八天下来，我要花多少钱治疗我的黑眼圈你晓不晓得？”

“你可以听了电话不来啊！”

童童咬牙切齿：“度幸舫，你跩！我时速一百二十公里里飙车闯红灯差没被抄牌，好像该我欠你的，你给我跩！”

唇枪舌箭，终还是桶杯见底，不醉不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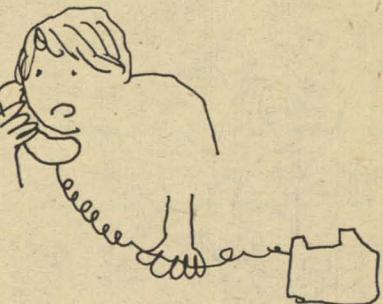
脱离报馆，她自嘲是“报界无主游魂一只，待领”，跟失物招领没两样。不过太大件，没地方摆，没人敢冒领。

谷地落户两个星期过后，她决定背负童童按给她的“文明进化史的叛徒”罪名，游荡边城。

童童拐不回她的心，又不忍她自生自灭，诚如黑人女歌手蒂恩卧维克那一首“That's What Friends Are For”，彼此牵挂让她窝心。童童建议她养一只猫或一只狗，甚至一只可以谈话的鸟。她差点被感动得心停止感动。

童童说她：“新闻工作混久了你看你整个人，简直是排好了的版，怎么也不肯眷一台栏来喂感情。”她是剧毒农药“咖啡乌”，痴情的园丘印度西施殉情自杀必饮的销魂毒药。半瓶“咖啡乌”下去，痴情被蚀，一阵剧痛后，便麻木不仁，不知情为何物。童童建议她：“让一只动物带动你的感情，再找个男人煽情，然后完成上帝的使命。”

无聊！放一只动物在身边走动，然后任它到处拈花惹草，最后奉子之命成家，



由她去负担它那庞大的风流债，一胎八、九口，给它养家活口，哈！想都别想！

“你交通不便，又没电话联络，哪天我让章正明给甩了，你叫我上哪去找肩膀哭！”简童童费尽唇舌。“干脆嫁人算了，后悔还来不及，我跟章正明分头替你猎人，包你嫁得掉，离得好，赡养费一人一半。”

4 简童童台大社会系，低她一年，同时入行，她不过早了半年。她那张政大新闻系文凭简直形同道具，比本地高中出来的记者基本起薪多了二十五元，同时还得受一窝老人气。

“大学生又怎样！内勤编译马来文电讯稿不行，跑外勤那一口英语到了舌头便you you 2 2打中国结，根本拿不出去！”她正班科出身别人照样不看她在眼里，端在脚底下当烟屁股，童童社会系，甭说啦，靠边站去。而且背后还让人风凉话“这



些留台难民，学位不受承认还硬要去念，回来一堆，报馆都成了难民收容所。”文化机构最狗眼。简童童三个月的试用期，仗她罩住，没让老人整惨。两个人呛了一肚子气，晚上在报馆外印度茶档口叫了一杯“怀才不遇茶”，叼根纸烟，摊开新出炉的报纸，从一堆宣布全球性灾难的文字中，挑剔一番。

“什么头条！Shit！随便揪一则三百字的小新闻，标题植100 Q楷，跨两栏，连名‘符’其实，引经‘纪’典这么大白字居然也会上了头条标题！”把排字房，植字部、编辑部、副刊组、采访部，晒版暗房到整个报社上下人事，一个个揪出来打预防针。消了闷气，报纸也揉成一团，给印度老板当废报纸。

童童是百衲高手，整日踏荡急诊室外和警局，守株待兔。天下太平，也信手拈个三、五百字的车祸暴毙非礼不文。猎绩斐然，就来个

图文并茂篇幅耸人的他杀自杀情杀误杀。她要是绷着脸跟度幸舫借烟借火，准是坐了半天冷板凳屁股坐麻了，度幸舫索性把耳朵也借她。

“给我一堆普立茨新闻得奖人那种社会、问题，犯罪暴行，我绝对有条件可以红。”童童被美国电视片集给迷惑了。以前她最爱哼唱余光中的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从她上一次赶到现场写了一则八十岁艳屍被弃阴沟之后，她改哼给我一条阴沟水啊阴沟水，为了抢眼的新闻杀死余光中。“我恨太平日子！我被医院走廊的消毒药水消毒得一点细菌都没，连狐臭味都毒掉，像人吗你说？”

“写一点活人啊，找一些软性的、人性的、甚或色情加悲惨身世的写啊！请我一杯啤酒，送你半版灵感，处理得好，搞他上、中、下篇，全看你工夫了。”度幸舫建议她跑外围，到后巷散步，找阿姨聊天，培养感

情，搞好人际关系。

童童不敢相信度幸舫话从口出：“你想推我入火坑，让我莫名消失在后巷，给人肉贩子拐了卖！”

“哎哎，听我把话说完，你大白天量吉隆坡马路没新闻写，她们大白天干站没生意，不上床的聊聊天，不花你半分钱也不费她们半分气力，你有新闻写，把她们捧红了，她们有生意做啊，以后普立茨颁发新闻奖上碰面了，你们还会互相阿里阿朵吧！”

留台同学会一年一度的文华之夜，童童和台大牙科的章正明跳了几支吉力巴，你丢我捡，缘分！捡到对方寂寞的心，这样 warming-up，章正明一头栽入简童童怀里，童童更热情惊人，一头栽入他厨房餐餐三文治。

度幸舫唯一的好处是，免费种了两只瓷牙。章正明被度幸舫数度消遣，希望藉此让她齿下留情。

事缘有一次度幸舫回得

早，小两口热吻，度幸舫看表计时，躲在厅外烦了，只好硬着头皮开口：“章正明你牙齿可真密密麻麻，童童数那么久她舌头快不见了。”

童童不认：“你少噏心，他满咀假牙我才不数他牙齿！”章正明夹在二女当中被狠狠地消遣。度幸舫毫不放松。“你晓得吗章正明？你整张脸最性感的地方，就是你那张小八字胡嘴巴，童童不说，我还看不出里头全是假货，好没情趣，多破坏情调！我的想像力被童童一席真言，伤害得支离破碎，章正明，我真同情你！”

章正明怕她当众糗他，替她免费装了两只瓷牙。

5 雨渐小，窗檐外淅沥声不绝。

度幸舫几乎喝掉半壶黑咖啡。她右手食指仍然紧扣着猎枪扳机。

阿帕胸膛刺青印象，是两个月前祭丰収的事。村长拔旺拎了一口竹篓，把养肥

的小公鸡带到猎人家空地血祭，顺道邀她去凑热闹，她纯粹抱着好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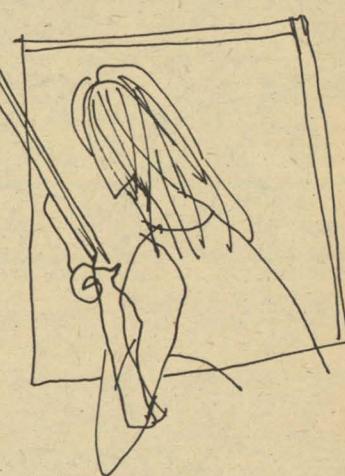
拔旺悄悄告诉她：“其实他们今年的狩猎成绩差强人意，根本没丰收。”

度幸舫不解：“不是说祭山神庆丰収吗？”村长没给她答覆，只空茫地瞅著火堆旁念咒跳舞的猜蓬夫妇和一些她不认识的山野猎人。

猜蓬看起来要比他实际的四十岁大些。他只系了一件丁字布在腰胯间，前膛后背、双臂大腿，无不纹上奇异的草叶、树藤、蛇兽和老鹰。阿帕要小了十岁，五官柔顺，披散一头浓密的黑发，肤色是亚热带的古铜色。

她腰间系了一件和猜蓬丁字花布相若的沙龙，裸裎的上身展现健美的乳房，几只彩蝶妩媚地穿舞于鲜艳的桑扶和燃烧的火凤凰花叶间。

猜蓬披戴一具狰狞的兽皮面具，念念有词，用锐利的匕首划穿小公鸡的肚膛，抓著鸡翅膀，绕火堆洒一周



鸡血。

度幸舫在熾旺的火堆旁，无意投瞥一只囚在铁丝网笼的狐狸，一户逼人农夫的祭品。她强烈地感觉到它哀饶乞怜的眼神，心里发寒。

她问村长：“这可怜的动物，他们也拿它祭山神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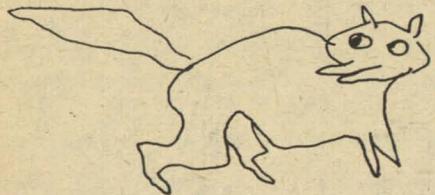
“它打家劫舍，这一带横行了几年，有好几代了，这些农夫简直恨它入骨，抓一只，杀一只，它今晚会被剥皮，这是神的旨意。”

阿帕和猜蓬开笼门，没抓牢狐狸，让它溜出来，窜到度幸舫旁的木堆，几乎无路可逃了。

“快！拿木棍打死它！”

“别放走它！”

众人愤怒地抡木棍冲过来。度幸舫跳开一旁，放走了狐狸。农夫和猎人追趕了一段路，气咻咻回来。拔旺和阿帕为她辩护：“仄度当时被吓呆了，这不关她的事。”农人发誓要找到那只狐狸。“我认得出它，它后右脚被铁笼夹伤，一拐一拐的



。”

回家途中，村长问她：“你是故意放走那只狐狸，为什么？”

她不忍心，它善解人意，那眼神多么的绝望无助。“它不想死，它有权利活下去。”

一个星期后的上午，村长抓了一只受伤的母鸡，在篱笆口喊她，她正闲懒地倚着门口廊柱子。

拔旺扬了扬手中垂头待毙的土鸡，说：“这只母鸡看来活不久了，你拿去，煮一锅咖哩当两餐，拿去！”

度幸舫从那晚目睹血祭，对血淋淋的动物肉打从心底发寒。她建议拔旺：“送别人吧，我不爱吃肉。”

拔旺埋怨：“你不应该放走那只狐狸。”

她全神贯注地听着。

“上回我报销了三只土鸡，逮着一只狐狸，我当场抡支木棍结结实实的打它一顿，它负伤逃命，你还没来，总之，兽改不了兽性，你

当时随手一抓一块板子打下去，它早没命了，你居然放它一条生路！”

拔旺一脸疼惜地看着那只受伤的母鸡。

“才养那么一点大，刚开始下蛋，一天下一个，定时交货，舍不得吃，你看！”

傍晚，度幸舫在给菜畦拔杂草。拔旺扛了一管猎枪，在篱笆外迟豫，满怀心事，眼看就走开了，度幸舫叫住他。

“拔旺，进来喝杯茶吧。”

拔旺老眼细眯，眺望远天亮丽夕日，过一会他打开木栅门进来。

“你有自卫枪械吧？”

度幸舫反问他：“拔旺，你晓得有这么一条军火法令吧？”

“报章上有看过这类新闻，我读报相当仔细。”

“我最近没机会看报，不过这点我比你清楚，在一九七一年军火增刑法令第八条文下，非法拥有军火者，

一旦被控罪名成立，会被判死刑。”

拔旺呷了几口茶，略慎思：“你在吉隆坡当记者，法律呢！城镇情形跟这儿不同，事无大小，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这儿不行，这儿一切靠自己胆识和良知维持治安。”

“法律不管用？”

“自卫是先决条件，命都丢了，还谈什么法治，听我的，准没错。”

“适者生存。”

“人和野兽在某种情况下同样不讲理，同样具有杀伤力。”

“我哥是猎山猪的，我有一支德国猎枪，执照刚更新，警局那儿有备案记录，放心了吧？”度幸舫自恃眼力的警觉性高，“我二十码内没问题，有什么麻烦，我自卫了才自首，留一条活命，才能够按照法律程序讨公道啊，我不会让法律为我办后事。”

拔旺同意：“对，会这

样想就对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命没了，天理公道谁看到，你一个女子，自己小心。”

6

“茅草行动”事件（注一）度幸舫栽了大筋斗。

她拿年假随她度老大、老三荷猎枪入仕林河一带猎野猪。两部小货车、五只猎狗，八男一女入了林，三天两夜回来，还没躺下来睡大觉，乔潘电话来，要借用她的暴风眼搞两大版爆炸性的专题。乔潘不过是想绣拳粉腿，搞锋头。从她一跃龙门坐掌新闻编辑，十个月以来表现平平。度幸舫牙根一咬，自动销假，她担心暴风眼到了乔潘手上，变成清风徐徐那就完啦。

她忘了女人记恨，跟大象记恨一样，是记一辈子那么可怕。

搁下电话回报馆，漏夜赶科场。度幸舫彻夜钻研资料室二十多份剪报资料，两天两通宵急就两大版新闻暴

风眼，赶上了这世纪末最热闹最轰动的连场好戏。

没想麻烦惹上身。

内政部发了两封警告信，十二道金牌把高层决策人吓到面无人色。随即英文星报，华文星洲日报、马来文祖国日报和一家淡米尔文报被内政部查禁，终止刊行。

老总下给她最后通牒，勒令她二十四小时内离开报馆。她和编暴风眼的编辑柯梦生被二十四小时裁员。理由是她太过偏激，留她在华声，无形是埋下地雷。她笔锋锐利，专刮坏蛆，几乎都剃刀边沿带过。这回是刮到骨子，只要再加一刀，整个报馆肯定蒙主宠召。

老总是跟她同时拿年假，十万火急回来。

“你真勇敢，稍有点文化常识的人，一看就知道你在搞什么飞机！以前你针对舞狮问题一再引用尖锐的字眼，我已经给过你警告，论点要拳拳到肉，不是拿笔乱刮。你拿假就拿假，乔潘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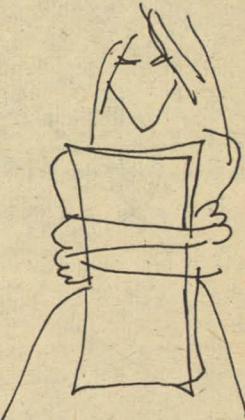
借你的版就借她算了，干嘛又销假回来！你看你一个人打前阵搞暴动，报馆被扣上帽子，差点被镇压，我们从地方性小报发展成全国性日报，这还是第一次心脏病暴发，罪名稍微加深，这几颗炸弹下来，死伤有多少人你有没有想过！”

她那会没想过？乔潘在公报私仇，清理门户！检讨会上她就挨了几次冷枪，什么论点偏激，搞种族情绪，社长开的口，乔潘上的弹匣，她怎么会不知！

“你这上、下篇误导读者群众视听不说，还要报馆背黑锅，吃死猫，没调你去问话，算你命大，你别解释了，我看你连选择想都别想了！”

她也立下不少汗马功劳。以往开会，业务促进部的 Irene 人模人样的会议桌上丢报纸“shit shit”叫。

“Show me something! Give me something! 这一堆 shit 我促进促个屁！我们没





市场，发行部退报率那么高，还有，我们的广告不是美女按摩便是三温暖，鬼才要跟我们 contra！人家 NST 一份就有半公斤重，至少 400 gm 是广告，他们有东西看，有份量有市场，华声只有 shit！”整个会议被 Irene “shit” 到乌烟瘴气，营养不良。

那以后，度幸舫被派撰写新闻暴风眼，点将录，专题大特写，独当一面，搞点 something 封住 Irene “shit shit” 叫的荤咀。华星俨然大报，整个改头换面，提升报纸素质，摆脱小报形象。业务促进部因而争取到航空公司和汽车产商广告，以 contra 方式 contra 了十张台湾来回机票，两部千八 c.c. 日本轿车、一部 280 马赛地，举办了空前绝后的“认识华声日报”有奖问答比赛。

只听说内政部发公开信给所有的语文报馆。至于老总和乔潘口中的第二封警告信，高层只说是高度机密，谁也没看到。高层对她的控

诉，句点大的理由居然润饰成搞坏一锅粥的老鼠屎。什么“我们五百万华人三分一人口是二毛子”，又“八家华文日报瓜分那么小一个市场蛋糕，本来就不乐观，现在更不乐观，文化事业基础要扎稳不容易，要搞垮，你度幸舫一只笔一句话就夠了”大篇狗屎。

她打岔：“报馆要我二十四小时内消失，你们要剔掉我，不需要那么大的螺丝起子，一根小牙签就夠了，so，你想 shit 什么，直截了当 shit 好了！”

报馆三百多名员工，半数以上靠这份薪水养家活口。报馆付她一个月花红，遣散费和薪水。“度幸舫，你就当是做件善事，让大家吃一口安乐饭。”

度幸舫的行情一夜间暴跌。童童急得不得了，跑了几家报馆杂志社。当年出尽法宝挖角的人，一听度幸舫这名字，三招太极打回去。

“度幸舫名气大，脾气

大、架子大，她拿皇牌记者的薪水，那么大的菩萨，我们这种小庙实在供不起，随便安插她，又怕委屈了她，我们内部还面对新旧交替的问题。”一个个营养不良心脏衰弱的咀脸。

童童气那些见风转舵，拒用度幸舫的人，反而是她，一句话：“乔潘她跟我们同样是留台的，留台的毒死留台的，这叫大义灭亲，老总落力栽培我，卻把我弃尸街头，这是大公无私，外头都这样传的，你看，连那么大义凛然的成语，都可以信手拈来当帮凶，现在人人心脏衰弱，那敢放一颗定时炸弹在报馆，我倒眉，我认了。”

人人明哲保身，受不了一点点的风吹草动，童童气愤填膺。

乔潘老早就想干掉她，苦无藉口，这回借内政部的茅草行动，清理门户。童童问过了。“内政部只是警告报章勿再大肆渲染，避免酿成另一个惨痛的五一三种族

冲突流血惨局。他们根本无暇干预华声人事或行政，这完全是乔潘一手搞出来的飞机。”报纸出了问题，论大排名撤职问斩，轮也轮不到她啊。

她根本没机会也没时间辩白。

暴风眼经过编辑主任和新闻编辑审核过稿件内容，才发稿到字房排版，大样出来，大稿没他们签名批 OK，谁敢拿去粘版晒版！报纸一出炉，高层决策人人手一份，甭说那么醒目的暴风眼，即使是 12Q 植出来的一行图片说明，至少也经过十多只眼睛扫瞄过滤，才批准发行部发行到夜市及全国各地代理处。

沙义主义，多么毒辣的字眼和指控！

报馆回来。童童两手趴着方向盘，怔望着挡风玻璃镜外那名折翼的蝴蝶，在昂脸汲饮晶丽的星雨。童童丢了一包纸烟和一支打火机，跌落挡风玻璃镜的水扫上。

“抽根烟吧，别再替自己不值了！”

她低头，凄苦地笑，取了一根纸烟，才打着火，叹息，复将纸烟塞回烟盒，打火机在她掌中一嗒一嗒地打出一朵火舌，猝亮的火光映照她脸颊数行无声滑落的泪。

车子驰出报馆时童童一路上劈哩叭啦。

“现在才来研究字里行间的沙文主义色彩，这根本就是屈打成招嘛，要是有这种问题存在，那当时就应该马上停止生产部，当场抽掉暴风眼，下两个半版软性的副刊，程序都 ok 的话，内政部要人，该撤职问斩的是乔潘和莫德挺，这根本就是漏洞！天后宫大会（见注一）之后，人人情绪高涨，报章天天提供具震撼力的大块东西，读者要看的是具有煽动性的偏激言论，暴风眼一向敢在剃刀边沿滑来滑去，挑战敏感课题，老总在，或许他会抽掉暴风眼，下他半版男女问题信箱半版今日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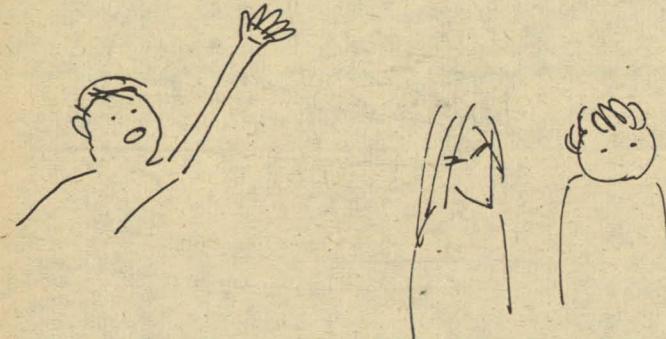
女，我敢说报份一定跌，华人商家最敏感，一定临时打电话取消广告，让报纸开两版天窗，你想看，政党和董教总以行动表态支持华小，担心华小变质，暴风眼斗胆不以言论表态，华声肯定在这次行动中成了过街老鼠。度幸舫！你这一枚棋子过了楚河汉界，马上变成整个事件背后的牺牲品，落个卷铺盖走路！”

星洲的李百强摸上猎户，一席激昂堂皇的话把度幸舫和童童哄到星洲铁栅门外，加入他们员工要求遣散费的纠察行动。

“度幸舫，你的事我们想帮，就是帮不上忙，我们都是同路人，只要禁令一撤销，有人接管买下星洲，凭你度幸舫和暴风眼，肯定可以四两拨千斤，把华声那群狼狈为奸的高干打垮，尤其是乔潘，她什么料也没，凭什么她！”

到了现场他却另一番说词：“度幸舫是来支持我们





的，她决定不回华声了，她以行动跟我们共进退。”

度幸舫当下沉了脸：“对不起，我不利用人，也不喜欢被人利用！”

二人掉头走。

李百强像只疯狗追上来，气咻咻：“度幸舫，我叫你来是可怜你！同情你！我是看没人收留你，所以给你制造重回报界的机会，你居然义无反顾耍大牌！我坦白告诉你，你一踏出报界你完了！你走，我一定让你后悔！”

童童甩他一句：“人渣！”

注一：一批华教人士（不分党派）于1987年9月多假吉隆坡天后宫召开了一项紧急会议，抗议教育部委任不谙华文人士出任部分华小教务处一主任职，由于言论和讲词含煽动意味，内政部于十月底展开逮捕行动，名为“茅草行动”，不分种族，拘留了一些煽动种族情绪的极

端份子，封查了四家各语文报馆，总算平息了各族的激昂情绪。

7 李百强这只人渣到处唱她义无反顾，简直是置她于死地。游游荡荡了两个星期，她终于下决心，找个人烟稀落的北方边镇，自我放逐。

童童留她，拍胸膛，万丈豪情：“章正明养我，我养你，一切平静后，总会有找你，你别跑远了，天涯海角，会错失良机！”

她不这么想。

“我锵了我老妈不少老本，投资美家这间屋子，还在分期落个一事无成，华声十年，三从四德，居然还会七出给休了，这变化很可怕，你晓不晓得？报馆薪水少得可怜，那几个儿子也总算饿不死，要我吃短期软饭，我会营养不良发育不全你懂不懂？”

她也不会去找乔潘闹。乔潘是空的，一大叠不兑现的空头支票垫高的，跟乔潘

拗手瓜，浪费气力。李百强怂恿她报仇那种心态，真是下策老套。她更不屑搞到两败俱伤。报复上策，是活得更好给所有人看，而不是沿门换户的去要饭。

八六年新闻编辑空缺，她和乔潘是大热门。老总向她透露，编辑主任莫德挺压不住场，上头不打算升他的职，乔潘是社长倚重的一枚棋子，问题是乔潘师出无名，她的专题很散涣，抓不著新闻重点。“你在八四、八五连续两年都拿到最佳专题报导，这就是最好的实力证明。”当时她想，反正棋子不会自己走，将得了对方否，全看奕棋人。老总的话，她也没放心上。

人事部要她在十二月十五日之前清掉去年年假，十二天，谁也没去想那会是调虎离山计，居然是跟老总同时请年假。

她原就计划搞一系列湮没的传奇，童童让她三言两语，一副跑江湖闯天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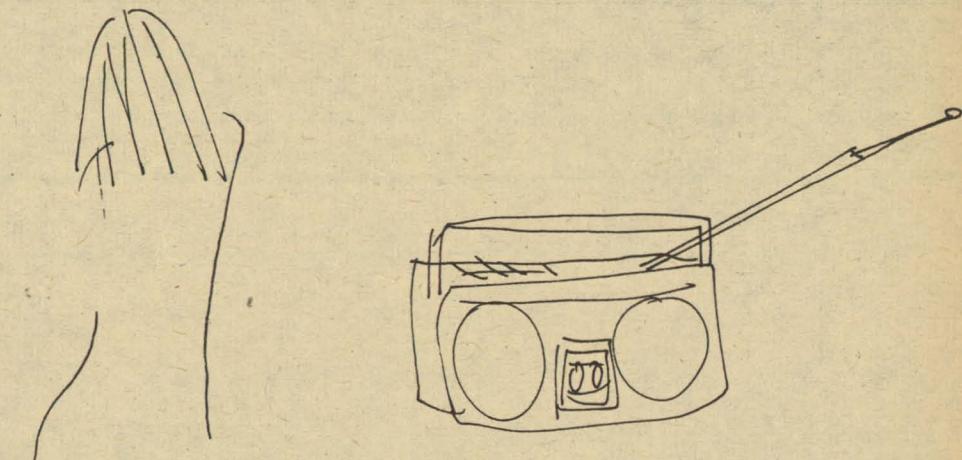
的心情，哄了去。童童那辆霸杰洛车身硬，帅劲十足，加上她驾驶技术一级的狠、辣，一路飙车北上，访问吉兰丹布赖村和早期海寇张保仔淘金崛起轶事，驰西经东西大道上毗叻仁丹小镇，找了地方通讯记者，拍摄访问当地镇民和陈平出山参加华玲会谈的森林小径。

度幸舫的精力，让四张卡带和五卷三十六张取景猎景的底片，淘干了。

童童几分悔意：“我居然风尘仆仆给你当司机！我八天没穿高跟鞋做头发洗脸敷面，你看！整张脸麻婆豆腐了啦！还有我手啦小腿啦全被蚊子叮得像梅毒，你看啦你！”

碰到度幸舫，她是天生的欠揍。

“简童童，我拜托你，请你讲话有深度有内涵行不行？你居然会智障到担心你的脸！我看你没那张脸活都别活了，又不是靠脸吃饭，以色猎！”



童童一脸瘀青，立刻还击她自尊直捣她自卑：“是！我是以色猎，以色取胜，怎样？我就是让男人的眼光给宠得伦俗败落，那也总比你有才无貌强啊！不是吗？某女作家不是说过才女最是无利可图而且最没身价，这就是你庸庸碌碌九年两张奖盃却不敌乔潘一张画皮姿色的最好铁证！”

她深呼吸，控制不住自己，一只巴掌挥过去了，竟神奇地停在童童俏丽恣意的脸颊，轻佻地反手背摩挲她。

“哄你来，因为你有利用价值啊，让你出去去嗲那些男人，拐他们脆弱的感情，逼口供不须屈打成招，多方便，你一个荡漾眼神，他们把心都掏出来了，我就捡现成的，连带抓拿他们出窍的魂魄，可以一笔挥就好几篇喔，对不对？”手背轻轻的拍她脸颊，然后背相机出去了。

那个傍晚她去了边城谷地，跟通讯记者入山见林，

认识了专事捕捉野火鳩的原住民村长拔旺哥吉尔。听那老好人口述山中传奇，真是相见欢，最后还是拔旺荷枪拎采矿灯送他们出谷地。

再回到局促的旅店客房内，两个人有点腼腆。度幸舫把小录音机递给童童，简短地：“我给你做了一些访问资料，我去洗澡，你可以开来看，也许用得着，也許用不着。”

其实她那卷是空带，带子过了五分钟才出现一小段话。

“我很恨我自己拿话来伤你，但我又不喜欢当面道歉说对不起，以前乔潘为了我那句以色猎三番四次放冷枪，你自己说的哦，换是你的朋友就不会生你的气，朋友是爿墙，可以把脸趴在那痛哭，也可以任你痛骂，墙倒了，那就天地幽幽，我独怆然，我们之间，总得有一个人是另外一个人的墙，我不行，我太多缺点，天生的偷工减料，一浮躁就自己先



倒，我洗完澡出来，你要开口喫，最好不要超过三分钟才开口，你让我知道晚餐吃印度饭还是马来饭，OK！”

她还没出来，童童已在外面敲门：“拜托你快点不行，我快饿死啦！”她提出印度饭或马来饭，那是迁就童童口味，她忌吃偏辣的食物。撕破的心情，两碗云吞面，当下不疗而愈。

隔天她们在离开小镇的路上遇到拔旺。拔旺热诚邀请：“下回多带些年轻朋友来住一、两个星期，这一带房子土地都是我的，租金我只收二十五元，有水有电，我不需要靠房租收入，我喜欢读书人，多一些朋友邻居，热闹嘛。”

童童调侃她：“这就是你昨晚说的热情有礼的男人，拜托，这是别人家里供奉了四代的脆弱古董，随时崩成碎片那种，你小心中降头！”

湮没的传奇被乔潘视为废纸。

“报纸靠爆炸性的新闻赚钱，你却给我一堆历史古迹，华声付你那么高的薪水，是要你给华声赚钱，不是鼓励你搞个人的兴趣，过份偏重推销文笔，你迟早会失去你的新闻感！”

童童为她叫屈：“她凭什么！新官上任三把火啊！新闻编辑又怎样，还不是陪酒陪出来的！”

度幸舫输给乔潘一张画皮，湮没的传奇，被乔潘当燃料，助旺她那三把火。

据说乔潘是趁度幸舫请年假北上的某一个晚上，与上层一票人斗酒，乔潘借酒装疯，当场认了社长做干爹。她是酒林高手，从外围的斗酒受召加入垂帘听政，牛饮广告商 contra 的 X.O.。

谣言是别人散播的，乔潘却把这条账加到度幸舫头上。裁员的事，每个人都相信是乔潘在搅局，以她那种晚娘二当家身份，只消一个左顾右盼，足以把老总从旋转椅上旋下来。她“材”貌

双全，扶摇直上，度幸舫被她那股嚣张的臀浪撞个踉跄，波及简童童，滑降落机人资料室当特别助理，剪贴旧报纸，与一堆旧闻为伍。

度幸舫跟拔旺联络上了，才把童童拉到猎户喝啤酒，坦说了去意。

童童力图说服她：“你不是常说天无绝人之路吗？你什么地方不好去，非要那种地方，这种鬼地方邪术最普遍，落后部落的原住民对处女最感兴趣，你不怕哪天被麻袋包从头上往下一套，抓去祭神，赫！再加上你一身皮白肉细，简直是去送死！”

回到住处，她坐在车道旁的人行道上，背抵街灯柱子，脸埋在曲起的双膝间。童童像呵护一只折翼的蛾蝶，怕她过度的挣扎，粉翼碎体。这些日子，童童静观她的情绪，始发觉连她底折翼和挫伤，也是一朵凄迷的绚丽。

“在想什么？可以让我

分享你的思想和心情吗？”童童蹲在她眼前，拼接她紊乱的心瓣。

“我电话上跟我妈妈说我换了报馆，待遇不错，辛苦些，是特派员，要调到北部，我锁了我老哥一支猎枪，我有他六成的枪法，他下午丹绒马林下来，我拿了枪，仔细地揩，揩得油油亮亮的，当时我想，去那么半文明的山答地区，我说是打猎，其实是自卫，也不晓得时会是谁猎谁，不过这不可怕，最可怕是人的思想，一个动机一句话，你根本不晓得要怎么应付，怎么去自卫。”她空茫地瞅着童童。

十年来她也搞出十大新闻暴风眼：李三春和曾永森的分裂、华小三 M 问题、华人舞狮和外来文化纷争、人民银行倒闭和拿督哈仑事件、李三春的急流勇退、梁陈党争和幽灵党员丑闻、一党君储赢得美人失江山、二 M 决裂和嘉化的崛起、合作社变相的会首卷款风波，茅草

行动追根究底。她的努力得到八四、八五年度最佳新闻专题报导奖，先是一面“伸张正义”奖牌，接著有“新闻猎犬”。

乔潘的骄纵气焰对度幸舫起不了酸化作用。柯梦生离开，报馆给了一封推荐信。度幸舫祇拿走她桌上的杯子和烟灰缸，抽屉的东西她原封不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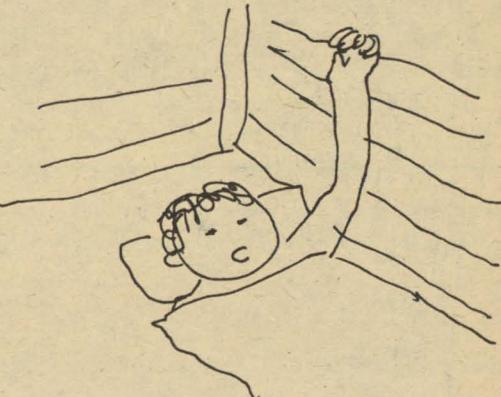
乔潘蓄意陷她投靠无门。

“是度幸舫就不需要推荐信，要推荐信的就不是度幸舫。”

表面看是恭维，事实上乔潘拿她当七分熟的黑椒牛扒，俐落有致地切割，趁热吃七分，差不多冷那刚好留三分，以示对事物对人的取舍有足夠的定力。

童童问她：“你到底恨不恨她？”

度幸舫百般无奈：“恨啊！我恨她不夠绝，不夠辣，不夠狠！我真的宁可她把我一口咬定极端分子，把我搞进监牢吃两年公家饭算了



，我有多莫名其妙，居然被她丢入高温窑当做她的权力试片，妈的，套她那句话，被她高温烧崩的就不是度幸舫，我免役力强，耐冷耐热，把我烧成精也好，要我留下来承认我失败，我不干，可是等局势平定那也要半年，我没这份耐心！”

她恨乔潘没一刀杀死她对新闻工作的狂热。

8 度幸舫荷着猎枪，几乎睡着了。

一连几个晚上闪电打雷，搞得她心绪不宁。

她一向怕打雷，雨才下，她就钻入度妈妈的床。童童一块住，才刮风，雨还没下，童童已经在隔壁房喊她：“胆小鬼，快下雨了还不过来！”她连枕被一起打包过去。

一个人睡，雨一大她就辗转，干脆不睡了，她强烈地感觉到要不是那晚上滥用同情心，给自己栽下麻烦，



她也不会严重失眠，提心吊胆。

事缘祭丰收一个月后，拔旺在她门廊上喝咖啡乌抽草卷烟，闲聊到十点多。她送走了拔旺，打算再抽两口烟，然后把湮没传奇加上一些小标题，给童童写一封信。打火机打亮刹那，她一抬眼看到了那名经常在河边徘徊的非法移民，那衣着她一眼就认出他。

暗红色的长袖衬衫、褐色格子窄管长裤，已经多天没换洗，脏污不堪。她离他几码远，仍可以闻到一股令人作呕的浓烈丁香烟味和体臭。其实他五官也不讨好，厚唇塌鼻、凶目煞眉，鬈发披肩，胡渣蓄养了一大片，完全是那种让人提防戒备的脸。白天在河边树丛，她无意瞥见他几次，就是那副德行，躲躲藏藏，怕见光死。

他站在篱栅门外，先开了口，向她兜售一包半公斤大麻、一把崭新猎枪、两颗子弹，外国腔马来话，一听

就晓得是非法移民。

她给了他半罐咖啡乌、一包饼干，并一口拒绝了非法的交易买卖。她酌量付出同情，末了，她拿十块钱打发他时，瞄见了他右手背一只眼镜蛇刺青。她打了个冷颤，那整个晚上她没睡，为了他临去一句话：“你一个入住？”

隔天她跟拔旺谈了这事。拔旺觉得邪门，怂恿她到猎人家，让猎人夫妇给她刺上一只小粉蝶或一束马樱丹。

“有些事，不是文明或科学可以诠释的。”

她认为无稽之谈，不信。

拔旺意图说服她，费了一番唇舌。

“我唯一的曾孙女卡蒂茄，差不多你这么高，你这个年龄，肺炎死的，你第一次来，很健谈，对这里环境也蛮欣赏，我当时有个错觉，卡蒂茄回来了，你走的时候，我在路边祷告，希望你再来，拔旺九十岁的人，这些年，孤孤单单一个人，一

直挂念着，卡蒂茄有一天会回来，病也没敢病，你果真来了，以前当你是卡蒂茄，希望你长住下来，现在只求你回去城市算了，卡蒂茄还在的话，只要活着平安，她回不回来都无所谓，你明白拔旺意思吗？”

他坚持留下来陪她，接近天亮他才放心离去。

两个星期平静没事。

拔旺再度提刺青的事，她认为迷信。拔旺唏嘘：“年轻好，年轻就什么都不信，什么都不怕。”

她几乎又阖眼皮了。枪管碰着茶几脚，碰出沉重声响，她乍醒。咖啡乌喝完了，她起身煮开水。以前总认为煮白开水最没成就感，现在没所谓讨厌或喜欢，单身逼人，凡事自己包办。

她在厨房等水开。

门外有轻蹑跫音。

她一怔，仔细聆听，确定了那是脚步声。她心里惊慌，荷起猎枪，对着约六码远的门板，额角手心冷汗直

冒，她怕得很，又不得不强作镇定，大声呼喝。

“谁！”她瞄准门板，凶巴巴地，“我这支枪火力足，不要命你试试看！”

门上方传来急促爪门板声。

度幸舫更慌，不加考虑举枪朝门口上方开了一枪。轰然枪响和冲劲火力，把她弹后两步。

随即，一阵急促跑步声朝篱栅门方向跑去。

她吓呆了，冷汗浸湿她上衣，整个人犹如置身生死边沿。她浑身颤抖，跌坐地板。

夜未褪，一切还是未知数。

挨直天亮，拔旺从篱栅门口喊她。

她放下枪，一开门，被门楣下悬吊的一只死状狰狞狐狸，及地板上一滩血渍，吓飞了魂魄。

拔旺将她拉出门廊外，拖一张凳子站上去，解下死狐狸，细声细气对她说：“

这家伙我带走，”无意瞄一眼茶几上那把猎枪，问她，“早上五点多我听到一声枪响，你开的？”

她两手交抱胸前，木坐在门廊外梯阶上，怔望被撞毁的大棚门，无力地说：

“好可怕！拔旺！我从没这么怕过，我以为我完了！”

“一定是你说的那个非法移民，他还在这附近，这好像是祭丰收逃掉的那只，没想却回来送死！”

“枪是我开的，我篱笆门都被他撞倒了。”

“他长什么样子你记得吧？”

“他右手背刺了一只眼镜蛇，除非他把手皮刮掉。”

拔旺打算去一趟镇上警察局。非法移民结伙干案，报上常有。他担心：“我怕他会再来找麻烦。”

度幸舫要回狐狸，将它埋在菜畦旁一棵小番石榴树旁。事后她拿了工具箱，修好木棚门。发生这样的事，她根本掏不出同情去为一只

狐狸之死，怜悯或哀悼。

四名警员随拔旺报案后来谷地，问话备案。两名留驻警员守至午夜十二点才撤走。拔旺坚持留下来陪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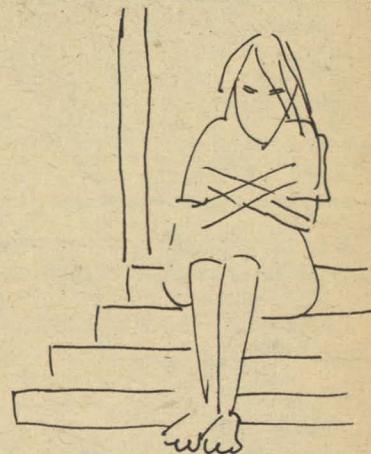
当晚她给童童写信，封好写上地址，没邮票。

拔旺还是那句老话：“人要活得有价值，死也要死得明白，卡蒂茄还在的话，我也会对她说。”把他猎枪内剩余的三枚枪弹取出，替她装上。她有点担心。拔旺却一副轻松地：“我家里面有，我没什么好担心的，我是不放心你啊！”

凌晨五点，天未亮，度幸舫看着拔旺拎矿灯，摇摇晃晃走出木栅门，走远了，才上门闩。

原想收拾茶几上咖啡壶、玻璃杯、烟灰缸里尽是拔旺抽了一把的草卷烟头和她的纸烟头。她打个呵欠，觉累，不想劳动，荷起猎枪正转身登梯上床。

大门猝地遭重物撞击。她一惊，慌促高声急呼





：“拔旺！拔旺！”
一发子弹轰门板窜人，
差没击中她手臂。

她马上反射，猛朝门板
开两枪。
她被弹后几步，跌坐地
板。

9 她清楚地听到篱栅外一
声枪响。

猜蓬和阿帕荷枪带猎犬
赶赴。

采矿灯斜立在灰蒙蒙未
亮的凌晨风中。火舌摇摆不
定，玻璃灯罩破裂了一大片。

度幸舫唇青面白，发软
在篱栅门旁，抱着猎枪。

阿帕除下黑色针织披肩
，呵护地披上她颤抖不已的
双肩。

猜蓬蹲在拔旺身侧，探
他鼻息。猜蓬摊开一张他惯
常扎在腰间的毛巾，覆盖拔
旺被轰击的血泊胸口，叹道
：“心都炸开了，一定是靠
得很近。”

阿帕问她：“仄度，你

知道谁杀拔旺，对不对？你
一定看到开枪那个人，你一
定要告诉警方！”

10 她几乎是迷迷糊糊在医
院住了三天，那女子闯入她
白茫茫的视野，替她安排一
切，包括接她上机到吉隆坡。

她浑浑沌沌，听那女子
有一句没一句的。她唯一的
困扰，是她一照镜，便看到
一张空茫徬徨的脸，还有那

一头鬈曲的短发，单薄的眼
皮，单薄的鼻翼单薄的唇，
忧悒的眼神。

“你最好摇个电话跟度
妈妈报平安。”

从槟城回到吉隆坡，那
女子递给她电话，她抓着话
筒大半天，不晓得拨什么号
码，她默默放下电话，回房
去。

两个人就电话号码事件
，发觉到事态的严重性。

那女子在厅内拨电话。
她背着厅，坐在床沿。

“大嫂，度幸舫她没事
了，对，一切都解决了，她
没那么快回来，不搬到镇上
了，对，她不会有事的，老
是烦她她会不高兴，她脾气
你也知道的，她讨厌人家对

我说不会有事，她哭得唏哩
哗啦。”

“那非法移民当天在河
边给逮著，他大腿中了你一
枪，你另一发子弹差点要了
他老命，他一拐一拐拖着伤
腿逃到篱栅门口，很想拔旺
拎采矿灯扛枪赶来，那家伙
知道跑不掉了，他说他只剩
下一枚子弹，那一枪，不斜
不倚瞄准拔旺胸膛。”

“你最好摇个电话跟度
妈妈报平安。”

从槟城回到吉隆坡，那
女子递给她电话，她抓着话
筒大半天，不晓得拨什么号
码，她默默放下电话，回房
去。

两个人就电话号码事件
，发觉到事态的严重性。

那女子在厅内拨电话。
她背着厅，坐在床沿。

“大嫂，度幸舫她没事
了，对，一切都解决了，她
没那么快回来，不搬到镇上
了，对，她不会有事的，老
是烦她她会不高兴，她脾气
你也知道的，她讨厌人家对

她太过关心，她嫌婆婆妈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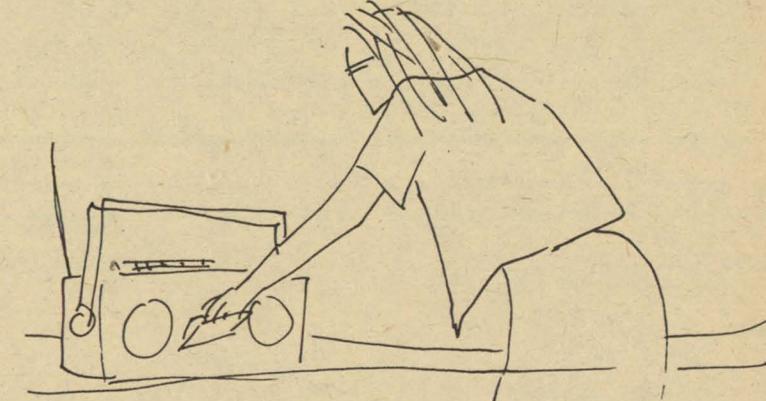
那女子放下电话后，她
望出，瞧见那女子掏出两张
纸巾，一抬眼，眼角的泪缺
堤了。

她把脸别开，望出窗外。
她听到门外啜泣声，低低
嚶嚶的。

11 她从床侧小茶几旁一口
竹篓里随便挑了一张音乐卡
带插入录音机。度幸舫买了
两百多卷音乐卡带，披头士
的黄色潜水艇、永远的草莓
园、再见黄砖路、西蒙和高
芳乔尔的毕业生、美国反越
战摇滚乐诗人歌手卜·狄伦
专辑、南美洲秃鹰、非洲鼓
、印度琴鼓、黄河钢琴协奏
曲，有些连卡带盒都丢了。
为了度幸舫，她只好什么卡
带都听，却又什么卡带都不
经心。

听过的卡带都丢在另一
口竹篓，丢了三十多卷，也
没让她听出什么。

雨毛毛灰灰的，傍晚过



后漏大了。

天黑得快。

她往枕侧掏出那卷卡带
，那女子一再强调要她听一
听。不是音乐，是一段话。
音乐歌曲她都听烦了，一段
话。那还不是一些令人迷惘
的话，听也无妨。

她把B面插入，出房人
厅，扭开电视节目，翻阅杂
志，同时进行几件事，却没
一件事能让她专心。

雨一大，她整个人心绪
不宁。

隔了良久，房里卡带弹
跳。她始发觉卡带是空的，
都没声音。她感到纳闷，把
卡带抽出，换A面，她始注
意到一行字：“1986年12月
12日华玲小驻”。

插入A面卡带，才要入
厅，一阵闪电打雷，她整个
人吓了一跳。

没想灯熄了，电流中断
，一片乌漆麻黑。

她陷于无助，跌跌撞撞
躲入房内，把门锁上，手和
脚都撞疼了，她摸索到书桌

抽屉，找到一支手电筒，还
有一把童军刀。

心神未定，她听到铁栅
门的铁锁被打开。她全身神
经悚然，警觉，额角沁了一
把汗。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入厅
，迫切地朝房门步来，停在
她门外，使劲旋转她房门门
把，边敲边喊。

那绝不是拔旺的苍老嗓
子。她听得出。当时，她当
时是吓得慌了。突然一声枪
响从木栅门外传来，她慌忙
爬起来。她唯一最清楚的是
那名非法移民只有两枚子弹
，这第二枪了，他应该是没
子弹了。她还剩五发子弹，
她必须跑去找拔旺，她得尽
快逃到拔旺家去躲一躲。

她起身，抓紧手电筒，
强烈的光，照射着门板。

门打开。

是那女子，手中抓着一
串钥匙，整个人楞在门口。

她手电筒的强光正好照
射那女子愕然的脸，停在那。
那女子浑身湿了，闭着



眼，哆嗦不停，唇齿抖着：“我那儿也下着大雨，你怕闪电怕打雷，我飙车赶来，到了交通灯了，才看到这一带电流中断，阿度，我知道你怕，阿度，我是童童，我知道你害怕，阿度，我车开得好快，我差点撞车了你晓不晓得，阿度，其实……其实我比你更怕！”

录音机恢复操作。

所有的灯突然豁亮。

厅外电视机正在播放卡通片。

顿时一片聒杂。

她快靠近那女子时，她听到录音带播出自己的声音。

“……但我又不喜欢当面道歉说对不起，以前乔潘为了我那句以色列三番四次放冷枪。”

她怔住，回头望那录音机。

“……换是你的朋友就不会生你的气，朋友是一片墙，可以把脸趴在那痛哭，也可以任你痛骂，墙倒了，那就天地幽幽，我独怆然，

我们之间，总得有一个人是另外一个人的墙……”

她回转头看眼前的女子，冷不防章正明从门外冲进来，一拳挥向她脸，她踉跄后退，童军刀跌在地上。

她感到一阵火辣辣的疼楚，泪都痛出来了。她退至书桌，一手捂着咀，手心沾着血。

那女子愤怒地推着章正明出房，吼他：“你怎么打她！你怎么可以打她！你走开啊你！”

章正明楞在房门口。

卡带继续着。

“……你让我知道晚餐吃印度饭还是马来饭，OK！”

卡带仍转动，那段话没了。

她咀角淌着血。

那女子呵护地掏出一包纸巾，小心替她拭去鼻子和咀角的血。

她强忍着痛楚，蹙眉，低低地：“章正明，你送我的两颗瓷牙打断了，你到底

想怎样？我鼻子断了啦！”

童童怔住。

章正明挪过来几步，怀疑地问她：“你刚才说什么？”

她一脸扭曲的痛楚，眼眶都湿润了，她内疚地看着童童：“我从没有想过要把脸趴在墙上哭，那天早上我要去找拔旺，我跑出门，看到他倒在我篱笆门外。他是要回来救我的，我明明看着他走出木栅门，他根本就不应该回来！他还要回来救我，童童，你知道吗？他那把猎枪里头，根本就没有枪弹！他不应该赶回来，我不应该大声喊他求救，他不应该！他却赶回来救我，他要看我平平安安离开谷地，他要我好好的活着，活得有价值，他干嘛不要命！”

童童声音都湿了。

“阿度。”

“他老早就叫我回来，他老早就叫我回来了，我应该早点回来！我应该老早就回来了！”



每个人都要进行的那种旅程，尽管江先生知道，但从前很少想过，到底那时还年轻。直到他进入晚年，觉得来日苦短，情绪低落时，就会想到，也该轮到自己了。他会突然着急起来！

他放不下的是那么多。老大江达名和老二江望利属下的一切，他都想带走；连这两个儿子，他都想携带上路，和他同行。可叹他们兴致不大高，似乎没有兴趣。而这一生的劳累，还不是为了这一趟吗？他怎忍受得住他去后，遗下的都被别人趁他不在而吞并？

“达名，你就收拾一下吧。有什么难题尽管跟我说。我们这一去，就不再回来。”

“我明白。”

“既然明白，那就把该带走的都带走。”

“你是指那些金像、铜像、各类奖碟、奖杯、还有镌刻了爸大名的各类物品吧？”

“不错。”

“不容易啊……爸能否跟我到储物室来看看？太多太重了。”

江先生随儿子来到储物间，看到了那些几十年积累下来的“纪念品”，多到层层相迭，乱放。刹时间觉得时光倒流似的，又看到自己大半生所享受到的一切物事。数不尽的荣誉，使他成为这大都市名重一时的大人物！连报刊的采访资料也整理了几十大本；电视访问的录像带呢，几十年下来，也有三十几饼了。

“爸，还有呢！”

达名将父亲带到露天的后花园。他一走到那儿，不禁有些心痛起来。原来因为他日理万机，家中的事无暇顾及，自己几十年来因为金钱的捐献而被各类机构送赠的个人雕像，无论大小，也不管是金、银、铁，还是铜、泥、石制成的雕像，均因为储物室摆放不下，被老大

空

◎东瑞（香港）

安排放到这后花园里来。它们东倒西歪的，又因是露天，雕像遭到风吹、日晒、雨淋，已多有损坏了。眼看它们变色、表皮剥落和残缺不全，江先生蹙眉叹息起来。

“有统计过多少吗？”

“有，二百十五个。”

“这是我名气的象征。我的知名度就是靠它们一具具地增加和建立的。带不走多可惜！”

“可是这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啊！”

“那你能否想出什么办法，将它浓缩？”

“这……这怎么可能？”

江先生低垂着头，踱着步，在后花园雕像群的外围走了一圈。不久就回到屋里。

过了几天，他又把老二江望利叫来。

“利儿，达名跟你说了吧？我们将有远行。我打算多带一点东西，因为爸不可能再回来。”

“什么东西呢？爸。”

斜躺在长藤椅上的江先



生徐徐睁开眼，望了天花板一眼。目光在那儿凝住了。

“唉！现在想起来，我倒有点后悔了。当初，屋子其实不必买那么好那么贵的！”

小儿子听了吃了一惊，忙问：“爸，不是留给我们住的么？”

“我希望你和大哥都跟我走。我们这一去是决不会到这儿了！”

“那么，还是将银行的存款取出带走吧？钞票最管用啊！……可我想，用汇过去的方式也就可以了，不必亲自带，何况路途带上也不安全的。”

“对了，查一下有多少？”

管账的望利很快说出了一个天文数字。

“带肯定是带不走了。我想爸还是存在银行吧！反正只有爸一个人的签名才可以提取。”

“不已说了我将去的地方很远、不回来了吗？何况

我对银行早已不信任了。你想想银行几次风波，如没政府注资，早就倒闭了，连一根骨头都得不到！”

江先生摇了摇头，再次强调：“不行。”

“你和达名商量一下，将东西处理，弄得我可以随身携带最好，只要它们与原来雕像和钞票同等价值就行了。”

儿子出去后，江先生在躺椅上闭目小寢。摇篮式的藤靠椅开始摇摆，发出“吱吱”的有节奏的声响。室内的灯仿佛也配合着他怀旧的梦，渐渐黯淡了下来。

战乱。和平。建设。动荡。……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从赤手空拳打天下到建立起他的江氏王国，他可以说它将当年想拥有的一切都拥有了。除了望利和达名两个儿子，忠心耿耿于他外，他是不相信任何人的。这一趟要到那陌生的地方，他不能不妥善处理好一切，决不能让点滴物件落入外人手中。

大半生为之奋斗的，他怎忍得抛弃啊！……不久他醒了过来。

过了一个月，起启在即，两个儿子不愧为自己培养出来的，聪明过人！老大达名将那些象征他一生荣誉的各类雕像熔铸成一个两倍于电视大的四方形实心“六金合体”，而老二望利则耗费了父亲所有存款，请人制作了一个大金球。

“这六金合体，都是精华。”老大还补充道。

他们乘上了一架很古老的火车，沿着那条许多活人必走的铁轨，前往目的地。

谁料到呢？火车驶到一处靠海的山头时出了事，飞坠下万丈深海中。四方合体和圆球太重，很快沉入深海底。望利和达名则不知去向。

人们只发现了江先生的尸体在某处海滩浮上来。两件最重要行李到底也没能随身！

他袋中那张火车票，印上的终点站是“天国”。

风起自巷口（落叶如
黄昏中的舞踊）
——就秋了
再晚一点

◎杨平（台湾）

秋、时、分

——虽则感觉仍很爽俐
一身清素
还带一点点的绿
我伸张出双手
追随每一尾蓝天上的云
出人市廛
倾听
细微、遥远、类似芦笛的
山林之歌

不觉间
也兴起要不要下乡要不要
抓起一把泥土拥抱这片大地的冲动
使人温馨的田园往事啊
感怀中：使人愁……

秋了——就这样蓝蓝的

请订阅 蕉·凤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文）

订阅期数

期起至

期止

订费

- 六期马币八元
- 十二期马币十五元
- 请用汇票或支票
- 请寄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No.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一月某日之怔忡

◎黄锦树

残照检阅：一地洁白的犬齿
在黄沙之中
它是繁衍最快速的族类

针孔太大，而骆驼太小
每一对骆峰都柔软颤动
如少女载梦的乳房：
怔忡，彷徨
一处处血红的泪眼

狂风起，集体面向黄沙下跪
一神圣的方向残照
草低，原野上纷纷俯首的牛羊
备战的骑客驻迎殉曰
“大汗，你要带我们去哪里？”
一脸风霜和蛇的斑纹
目光在地平线深处探搜
“自从诞生
我便决定战死”
一张张末日杀手的脸

每一座蜃楼
都该有现实的依据
究竟眼前的是
哪一个朝代的辉煌？
(还是
预显的未来？)
骆驼无言走过、走过

炮声频乃
掺进异国口音的笑声
豪语：“我们要把黄沙
熔成一片近视的镜片
镌刻上你我非凡的身姿”

漾着清洁剂的芬芳
质料上等剪裁优越的白色屍袋
期待著：一具具模糊的屍身
包装成高贵的茧

坦克碾碎一陈年陶碗
血迸溅，成花成雾
以根根白骨插而为篱
血如预期慷慨的流下
团结了一地散沙
与碎肉羼合而为泥
初步的绿化，水土保持
种上黑色的菊花
小小的花园我们的绿洲和海蜃
每日每夜灌溉以生者的泪和哭声

在炮灰中捡到一枚铜币
两面都给子弹磨平了
有人踩到陷阱：
死者散落的牙齿如箍扑咬

柔密歌·鄭的詩

圆



为你拥过一明镜的
圆、梦在圆里面
梦在圆里面温温暖暖
温暖于相投的热泪里
热泪里犹见你感激的笑容

为你拥过十五夜月的
圆、画在圆里面
画在圆里面色色彩彩
色彩于初尝柔蜜之后
柔蜜后的刻骨铭心 铭心刻骨

为你写过一百首诗的
圆、情在圆里面欢欢愉愉
欢愉于怨怨恻恻之外
怨恻外不能移植的玫瑰

为你酒过一千杯的
圆、醉在圆里面
醉在圆里而凌然
凌然得自自在
自在于不忘在小冰店谈恋爱

为你寄一万点圈过的
圆、相思在圆里面
相思在圆里面结成红豆
红豆中所有的青春爱情
爱情岂在乎你已是织衣的老妇人

扁

如是被压在寒山下的孙悟空
只伸出头胪
在瞬间的疯狂之后昏眩

与时间互压——
偶尔我的头盖骨
地殼变动般起了震荡
终究只是瞳的视线不远
而心却空洞不安

要就支解我的身体
莫压扁我一生
因我不欲走人来世的来世
给我现在、现在、爱人哟
让我永远召唤向你
你永远是我最美丽的诗神

那年 我在梭罗和日惹

梭罗

1 在我带著故乡尘土的足下
流啊流那颤著抖著的梭罗河

一定要发愁吗？让我和你同哭
哭到更荒凉的时候
不管记得或不记得
一颗心跳跃过苔径细碎的月光

铁轨伸直地静卧
对我的足音毫无表示
而我裸足只有留不尽的泪迹
像那瘦的长春藤
不能环抱一树菩提的相恋
消失了！消失了我的依投
没有梦歌也没有预言
啊！我曾从来处来
得又从去处去
呜呜！年轻的浪子

2 苦啊！茶 加块冰糖
喝完它
最好明天的天气
也沾点儿甜甜的水份

唇吹起一片叶笛
送远那梦醉的小翅
又轻又薄
老飞翔在她眼眸里
我爱情的故乡
说不上比牛女更寂寞
只是这星光，噢！这星光

那象鼻人身的手臂垂下了
怎么淌下那智慧的眼泪
僵然坐久宫前
几世纪都过去了

日惹

1 旗杆伸得高高
把鸟笼升起
雾遂释放
班鸠的一鸣晓白

长而又长的街道
来往于悠闲底悠闲
扣我耳扉是趁浅笑而来的
Mongo Mongo (请、请) 的温暖

一境不俗的彬彬有礼
不必伪装的诚恳
当虔诚的手伸来
我以感动的心去接

我掀开旧梦的诗页
总挥不去有个 Sumiyati 女郎
和一个孤独少年的钟情
也同是日惹的钟情



2 停一下长途的奔波
这儿的药茶店请你坐
让我翘起每一山水涉过的脚
让我记下每一山水漾漾的诗句
说是蓝也蓝过
绿也绿过

一定要喝完它吗？ Sumiyati
喝了药茶，还要喝一杯山奈甜汁
又是我的眼睛流动你的眼睛
又是你的微笑交叠我的微笑
蓦地风雨骤然
唉唉！坠下地了
白色的茉莉花

明天我将到南海
你的泪水干不干
尽管我们共拥过火山
可是， Sumiyati
我还是带著自己的影子
并入点点风帆的行列
说什么皆是 风帆点点点天涯

幸会

◎郝毅民

雨滴排成纵队
听令风吹口哨
踏出规律的阵式，

北极的寒流跨过万里长城
该用雪压的砂砾，该冻结的河流
吸收它的僵冷，提高它的热情，

越过了驼马峰，抛尽了最后一份冷烈
赤道上行走的老太阳
赠给它亿万年的火焰暖身

灑云以晶莹圆润的语珠，
把亲情，友情，爱情
洒下滂沱的滋润。

那多姿的树干，屈曲而不媚，
层层叠叠的叶，柔腻而厚肥，
花朵的火种，为明天的果实选定立点；

乍见一遍灑情，一片碧海万朵花，
细看它千千万万个独特的形，
今日于归的太阳回顾留念的眼神。



波罗蜜

◎黄戈二

黄皮肤的波罗蜜
呈现该被吃的颜色
泄泻了香味
引来果蝇无数
剥去粗糙的皮
牛羊争食
黄橙橙的果肉
人类嚼食
最后，连果核也被烹食了。

那个种波罗蜜的园主
最了解波罗蜜的遭遇
只有他把剩余的果核
找块沃土，养满园的浓荫。



阿嘉莎·克莉丝蒂



是阿嘉莎情结吧

◎胡宝珠

我开始读阿嘉莎的时候，阿嘉莎已经不在人世了。那一年是一九七七年。我买的小说是港版中译本《沉冤》。差不多同一个时候，我从报章上剪下有关阿嘉莎失踪之谜的一篇文章。过了几年，在街头溜达的时候，发现附近的电影院在上映《阿嘉莎》，便去看了。再度在学校图书馆会见阿嘉莎，又是好几年以后的事了。紧跟着又陆陆续续在新加坡和吉隆坡两地买她的书，一时买到美国版本一时英国版本，好不热闹。

巧就巧在这一次碰上她诞生一百周年的纪念日。八九年年尾就想写她。九〇年年头收到朋友帮忙买的阿嘉莎传记，随后从一本画册抄到一段可以引用的歌德的话、从朋友借给我的《捕鼠器》找到有力的证词、从怡保朋友家中几十本阿嘉莎小说当中挑到极为有用的话。因为这种种机缘，我在写阿嘉莎的时候，心里感到很富足。

我常常觉得念文学的人很惨。走进文学再走出来，往往会有恍如隔世的感觉。走了出来站在外围看，看着却又觉得失落了很多东西。摆荡在里和外之间的滋味并不好受。我也常常狠狠的说：再去念研究所，出来饿死街头。可是我依然满腔热情的花了一整年的时间，利用空档和假期译阿嘉莎和写阿嘉莎。对我来说，阿嘉莎也是正式的文学。是阿嘉莎情结在作祟吧，我只能这么说。

神话和儿歌里的

玄机

◎胡宝珠

诞生于一八九〇年的阿嘉莎·克莉丝蒂若还活着，一九九〇年刚好满一百岁。从她逝世到现在，十四年过去，拥护她的读者仍然有增无减。英国人早已展开庆祝她诞生一百周年的各项活动。据《星报》报导，我国代表到她的出生地托奎(Torquay)参加第一届“世界解疑锦标赛”，荣获冠军。本地的《海峡时报》也隆重推介由林恩·安德沃(Lynn Underwood)编辑的阿嘉莎传记。英国柯灵出版社出版的一九九〇年版小说，封面顶端加了一条黑底白字的设计，上书“克莉丝蒂作品集”；内页印有阿嘉莎的肖像，书前书后附有她七十九本著作的彩色封面，比旧版的设计亮丽多了。

阿嘉莎的一生跟她的小说一样传奇。一九二六年冬天，亚棋告诉她，他另有所爱，决定跟她离婚。阿嘉莎承受不起这重大的打击，加上开车出事，一时失去记忆，失踪了十天。隔了一年她终于跟亚棋离婚。大约在一九七六年，这件事给写成小说，并改拍成电影，片名叫《阿嘉莎》。戏里达斯汀·荷夫曼饰演一名记者，罗拔·迪·尼路饰演亚棋。饰演阿嘉莎的女演员高头大马，荷夫曼与她翩翩起舞那一幕，女高男矮的对比，像一句没有说完的话，十分耐人寻味。授权为阿嘉莎写传记的简内·摩根女士，给小说下的评语用中文讲是“毫无品味”，大有嗤之以鼻之意。不过，用同一个词来给电影片《阿嘉莎》下评语的话，却有失公允。这出戏扑朔迷离的情节和阿嘉莎本人写侦探小说的布局，在在有同工异曲之妙。

阿嘉莎生前向来不喜欢

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失踪十天的事给加油添醋撰成小说，她要知道了自然不自在，更何况是拍成电影。话说回来，她始终认为是亚棋不忠于她。在收藏亚棋的信件和纪念品的盒子里，有一小节她从旧约〈诗篇〉剪下的经文。经文说：“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若是仇敌，还可以忍耐。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大，若是恨我的人，就必躲避他。不料是你，你原与我平等、是我的同伴、是我知己的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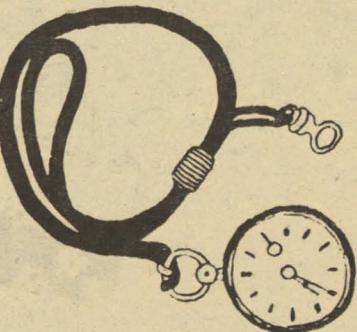
后来阿嘉莎再嫁，对象是位考古学家。三十年代期间她随他到位于敍利亚和伊拉克的挖掘地点，帮忙做文字记录、绘图、重新组合陶器碎片。这一时期的生活片段收录在《来，告诉我你日子怎么过》一书里。婚后生活充实、愉快的她也展开多产的写作生涯。光是一九三三年她完成两部侦探小说、两部短篇故事集以及一部言情小说。广为人知的《东方

夜快车谋杀案》便是这时候写成的。

她的作品除了展现才智以外，也隐含别的讯息。亚棋劝过阿嘉莎，屡次在小说里以毒药做为致命工具，不甚妥当，而阿嘉莎总是不期然而然的用到毒药。同样的，她也不期然而然藉希腊神话人物和英国儿歌，做为牵引故事的线索或点出故事的主题。这种手法，或许可以用歌德说过的话来诠释。他说：“诗人的本领，正在于他有足夠的智慧，能从惯常的平凡事物中见出引人入胜的一个侧面。”阿嘉莎正有这种“透视”的本领，藉神话人物和儿歌展现引人入胜的一面，传达弦外之音，也就是前面提到的“讯息”。

一、神话人物

最典型的例子该数短篇小说集《赫邱里的劳役》(The Labors of Heccules)，由十二个短篇组成，故事独立，先后次序却互相衔接。赫邱里是希腊神话里的大力士



，是主神宙斯和别人的妻子所生的儿子。宙斯的妻子希拉醋劲之大，恐怕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她在赫邱里身上施法，使他狂性大发，误杀妻儿，以泄心头之恨。清醒过来的赫邱里悲恸莫名，束手无策之余，登上阿波罗神殿，请求太阳神指示生路。后来他遵照神谕前往迈锡尼。希拉又从中作梗，怂恿迈锡尼王发下十二项艰巨的工作让赫邱里完成。这便是著名的十二项劳役，其中第五项“奥吉亚斯王的厩房”，至今已引伸为“龌龊的事”。

总的来说，希腊神话里的神，和凡夫俗子没有什么不同。七情六欲上面不说，杀人放火的事也是想做就做，亦忠亦奸，不像中国人的神，忠为忠、奸为奸。阿嘉莎笔下与大力士同名的大侦探赫邱里·白罗办起案来不按牌理出牌，也就不足为奇了。另一方面，以神话人物来推演人性的故事，亦极为妥贴。



赫邱里·白罗是比利时人，个子矮小、蓄有沉甸甸的厚胡子。就体型来看，和大力士有天渊之别；就智力来看，仍有天渊之别。大力士有勇无谋，大侦探则有“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气概。两人唯有的共同点为：都是除害的人物。白罗因此决定在退休以前，承办十二件案子，每一件力求与大力士肩承的劳役互相呼应。

全书十二个故事当中，最为耐人寻味的当数〈奥吉亚斯王的厩房〉和〈尼米亚城的狮子〉。〈尼米亚城的狮子〉是赫邱里办的第一件事，他奉命去除一只刀枪不入的狮子。白罗对付的是小狮子狗。这只小狮子狗一直到故事快结束时才现身，似乎有隐形术，白罗便把他当作刀枪不入的狮子。据摩根女士说，阿嘉莎根本不喜欢白罗这个人物，经常藉故调侃他，由此可见。

故事的韵味并不光在这

一点。女主爵卡娜比小姐原是牧师之女；父死家道日衰，加上要照顾病弱的姐姐，她只好当别人的伴侣，赚取生活费。从事这一行的女士，多数年纪大犹未出嫁、无家产也无一技之长。在一般富家太太眼里，她们愚昧无知，毫无身分。卡娜比小姐的雇主便因此不把她放在眼里，在外人（白罗）面前，更不留颜面的诉落她。卡娜比在她面前唯唯诺诺、低声下气、装傻扮懵，无非为糊口，私底下并不敬重她。她同情处境与她一样的姐妹、担忧未来的生活，又不齿有钱人家作为，因而召集她们，组成拐带小狮子狗、勒索富家太太的集团。

白罗以大力士赫邱里自居，欲擒拿尼米亚城的狮子，为民除害。等到真相大白，他嘴里没有说，心里可是有几分倾倒于卡娜比小姐精密的“灰色细胞”。在调查第十件案子时，他请她助他一臂之力，即可证明这一点

。他坚决认为做错事的人应当受罚。卡娜比小姐在坦承罪状时说了一番理直气壮的话，他同情她，却认为勒索的行为是非法的，是罪行。因此他放过她，条件是她解散勒索集团、不再拐带小狮子狗，并且交出从何金夫人身上刮来的两百英镑。

到最后，白罗连除二害。卡娜比小姐得到应有的惩罚，从此不能再用诡计生财。而约瑟·何金爵士杀妻的计划，给白罗识破，得到的惩罚是赔上其实割舍不下的两百英镑，加上心头笼罩上“白罗从此在背后虎视眈眈”的阴影。相比之下，卡娜比小姐幸运多了。白罗将约瑟爵士那笔钱原数寄给她，救济她的集团。她除了领略到一点人间温暖以外，也肯定了自己存在的正面价值。故事结束时，为奥古斯都抱憾的她，其实是为自己不能再展巧智叫屈。

白罗处置罪犯的手段，正是阿嘉莎意欲传达的讯息

所在。若把“真理”一词定义为“确定不移的道理”，做错事接受惩罚是千古以来天经地义的道理。然而，显昭真理，不一定要以世人视以为是的方式来进行（例如将卡娜比小姐交给警方），应当顾全大局才是。何况，很多时候对与错之间的界线，并不像黑色和白色那样分明。此时此地此人看来是对的事情，换了地点、时间和对象，很可能是错的。反过来说也一样。这一讯息，“奥吉亚斯王的厩房”里，尤为显著。首相约翰·哈缅贪污的证据落在新闻界手里，白罗藉以毒攻毒的手段把丑闻遮掩下去。约翰·哈缅被迫以健康欠佳为理由辞去官职，不得再为非作歹，空缺由他的女婿填补。新闻界欲置他于死地的目的并没有达到。白罗这么做并不是为了约翰·哈缅，而是看在他正直的女婿份上。

除此以外，阿嘉莎也一窥再窥人性的弱点。在同一

本书里，第二则故事“勒拿区的九头蛇”，写护士哈里生小姐因爱生妒，由妒生恨，不惜毒死对方的发妻、设计陷害他的意中人。第七则“克里特岛的野牛”与第二则类似，这回凶手是男的，死者是他的意中人，吃尽苦头的是他和死者所生的儿子。表扬人性光明面的则有“阿卡狄亚区的鹿”。男主爵情深义重，任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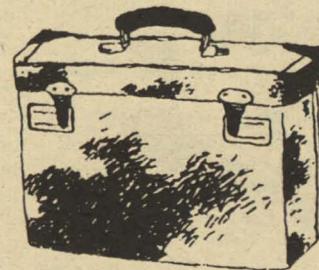
阿嘉莎经常引用这句西班牙谚语：“神说，取汝所需，还汝所取”(Take what you want – and pay for it, says God)，阐明无论到手的事物是好是坏，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人性的邪与丑（弱点）、正与美（优点）一旦洋溢，势如泛滥之潮，可引发不可理喻的后果。因此哈里生小姐下毒杀人、用计陷人；佛洛比金上校用计杀人、用毒害人；威廉生一心一意想找回只有一面之缘的心上人。他们各取所需（泄恨

、寻爱），各付出应付的代价（痛苦的煎熬）。以另一神话人物为名的小说《正义女神》(Nemesis) 也有类似的主题。

二、儿歌

以儿歌为线索的故事有好几个例子：〈就一个也没有了〉(And Then There Were None)、〈五只小猪〉、〈满口袋的黑麦〉(A Pocket Full of Rye)、〈一、二扣好鞋子〉(One, Two, Buckle My Shoe)等等都是。儿歌有格律、押韵，容易上口，却往往无什意义。阿嘉莎独钟情于这类荒诞的儿歌，不时原封不动的藉做骨架，搬演出曲曲折折的故事。〈就一个也没有了〉、〈五只小猪〉和〈满口袋的黑麦〉是最典型的例子，故事完全按儿歌的意思发展。这样的架构容易流于牵强，而且戏谑的味道很重。

阿嘉莎钟爱儿歌的原因





,可在她的戏剧《捕鼠器》(*The Mousetrap*)里找到。剧里克利斯多浦说：“我很喜欢儿歌，你呢？往往既悲惨又令人毛骨悚然，这也是小孩子喜欢儿歌的原因。”《捕鼠器》改编自广播剧《三只盲鼠》。《三只盲鼠》正是儿歌，充满血腥味：“三只盲鼠、三只盲鼠，看他们怎么跑！看他们怎么跑！他们追赶农妇，用雕刀切断他们的尾巴的农妇！这辈子你难看到像三只盲鼠那样的一幕！”这类儿歌都带有邪恶的意味，换一个角度来看，用来演绎人脆弱的一面，事半功倍。

〈就一个也没有了〉是儿歌《十个小黑人》(《十个印地安小男孩》)的最后半句话，前半句是“他上了吊”(或“他结了婚”)。抵达黑人岛的十个人都做过亏心事，却因没有证据证明，得以逍遥法外。在岛上，这些人一个接一个，按罪行轻重，先后死于非命。罪行

越重的死期越后，眼见同来的人一个个给人杀掉，却不知道杀人的是谁，彼此互相猜疑、互相提防，受的煎熬最多。到第四人遭杀害，剩下的六人尚可任由当中的两位女士为他们准备早餐，表面上大家很客气，心里却有如挂了吊桶，七上八下。到第五人被杀，吃午饭时，剩下的五人一起拥进厨房，开了罐头食物便站着吃，完全不顾礼仪。吃过回到客厅，大家坐着你看我、我看你，心里却在呐喊，凶手到底是谁。

人因恐惧而转为脆弱的一面，至此表露无遗。剩下的最后两人是一男一女，女的恐惧之心到这时候已达饱和点，她抢过男子的手枪，将他打死。她自己则精神涣散，上了吊。人脆弱时无所不能为的行径，也由这一幕呈现。她为了与相爱的人休果厮守终身，蓄意让休果的侄儿溺死，好让休果得到他的财产，与她成婚。休果看

穿她的心事，黯然离去。故事开始时，她一而再矢口否认有害人之心，心里也不认为她做错了。她的邪恶在于为了自己的利益，杀人也不以为意，甚而可以令被害人的家属感激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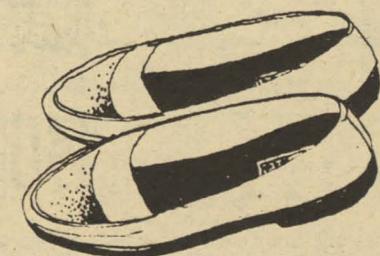
〈五只小猪〉的凶手也是为情而杀，不同的是她杀心上人。她的心上人是有妇之夫。获知他跟她不过逢场作戏，她心生恨意，起了杀他的念头。她在他的啤酒里下毒，看著为她作画的他慢慢死去，并把一切谋害迹象，嫁祸给他的妻子。他一死，她也从此与行尸走肉无异。这件案子十六年后由白罗侦破。她并没有受到法律制裁，因为她灿烂的生命在他死后就结束了。她性格强烈、爱恨分明，因此才杀了对不起她的他。论邪恶，她不如〈就一个也没有了〉一书里的她；论正直，不如画家的妻子。她代表人性弱的一点，遇到挫折，不懂变通，一心只想毁灭，毁灭对象

也毁灭自己。

反观〈满口袋的黑麦〉，凶手则大奸大恶。他利用爱慕他的女侍，毒死亲爹，随后又杀了她灭口。为了配合儿歌说的“一只小鸟飞来，咬去她的鼻子”，另外用衣夹夹着她的鼻子。此外他也杀了年轻的继母。这一切都为了钱，为了他个人更美好的生活。《赫邱里的劳役》第十则故事〈吉利安的羊群〉也有这一类型的凶手：外型讨人喜欢、性情愉快、活泼，杀人不眨眼。这一类凶手到头来都受法律制裁。

从引用希腊神话人物到引用英国儿歌，甚至在其他

作品中也不例外，阿嘉莎总把人性当成一本书，一页页掀开，叫读者和她一一察看。人性繁复，看透了却不外是几种固定的类型而已。除了极端恶劣和贤明的，其余都是一般人共有的本性：或善或恶、或邪或正，不一而定。总的来说，人人平等，人人都有生存的权利，人人都有义务尊重别人生存的权利。越过这一界限的人，若不是受到法律制裁，便是良心受到谴责，终生惶惶度日或从此抑郁而终。也没有什么人可以本身视以为是的圭臬来衡量他人的是非，并以执法者自居，随意杀戮。



纵然人性繁复，人生存的世界苦乐参半，阿嘉莎藉神话人物和儿歌传达的讯息是乐观、积极的。正如她藉希拉丽在《迷离之旅》(*Destination Unknown*)所说：“为什么诋毁我们生存的世界？其中不乏好人哪。在浑浑噩噩的环境里，友好的关系和个人的才华不是更容易滋长吗？……我宁愿要一个人多少有些缺点的世界，也不要已经跟怜悯、谅解、同情挥别的机器人世界。”这种乐观、积极的态度也可在其他作品中觅得。相信这也是阿嘉莎·克莉丝蒂广受欢迎的原因。

参考书

*Janet Morgan, *Agatha Christie. A Biograph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5)

*Z.E. Zimmerman, *Dictionary of Classical Mythology*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77)

*Edith Hamilton, *Mythology: Timeless Tales of Gods and Heroes*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9)

*A. W. Hamilton, *Haji's Book of Favourite Nursery Rhymes* (Singapore: 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 1985)

赋别

①

* 郑愁予

这次我离开你，是风
，是雨，是夜晚；
你笑了笑，我摆一摆手
一条寂寞的路便展向两头了。
念此际你已回到滨河的家居
想你在梳理长发或整理湿了的外衣，

而我风雨的归程还正长；
山退得很远，平芜拓得更大，
哎，这世界，怕黑暗已真的成形了……
你说，你真傻，多像那放风筝的孩子
本不该缚它又放它

风筝去了，留一线断了的错误：
书太厚了，本不该掀开扉页的；
沙滩太长了，本不该走出足印的；
云出自岫谷，泉水滴自石隙，
一切都开始了，而海洋在何处？

‘独木桥’的初遇已成往事了，
如今又已是广阔的草原了，
我已失去扶持你专宠的权利；
红与白揉蓝于晚天，错得多美丽，
而我不错入金果的园林，

却误入维特的墓地……
这次我离开你，便不再想见你了，
念此际你已静静入睡。
留我们未完的一切，
留给这世界，
这世界，我仍体切地踏着，
而已是你底梦境了……

你若无心

试析〈赋别〉

郑愁予，原名郑文韬，1933年生于中国北平。出世后不久即遇上抗日战争，童年在不断的迁徙避难中度过，足迹遍大江南北，为将来的创作生涯提供不少‘第一手的资料’。许是早历泡桑的缘故，郑愁常人早熟，配

合他秉赋的过人才气，十八岁那年已能写下苍凉悲壮的边塞诗〈残堡〉。诗分三段，最后一节写得铿锵有力：

百年前英雄系马的地方
百年前壮士磨剑的地方

我便休

◎育龙

这儿我黯然地卸了鞍
历史的锁啊没有钥匙
我的行囊也没有剑
要一个铿锵的梦吧
趁月色，我传下悲戚的‘将军令’
自琴弦……

当然，最广为人知的还是那首发表于1954年的〈错误〉②。一般上，诗人之所以能声名鹊起，多半是拜发表具个人风格的长诗所赐，如余光中之〈天狼星〉、洛夫之〈石室之死亡〉和痖弦之〈深渊〉。郑本身也曾

创作长诗像〈革命的衣钵〉③与〈草生原〉④，论名气却不及这首短短九行的“宜于诗选的小品”。

吉普赛意识

由于早年的坎坷际遇，致使郑的许多诗作都流露飘雪无根的“吉普赛意识”，

〈错误〉是一个例子，另一佳例就是〈赋别〉。

〈赋别〉分三节，时空交替的过程是：两人分手的风雨夜——男子忆起分手的肇因而心生惋惜——回到现场，男子收拾心情踏上旅途。这种处理时空交替的方式固然十分简单，然而今昔之别已筑建起码的‘时空立体感’，类似的艺术效果在艾略特的代表作〈荒地〉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予人强烈的美感经验。

整体而言，〈赋别〉是一首明朗的诗，尽管诗中使用了一些象征和典故，但明朗并不同于了无余韵的浅白，前者是将作者的诗思缝成‘苏州刺绣’，乍看下一目了然，然而不仔细观赏则无法体验个中的精致巧妙；而后者只是在诗想上嵌入玻璃，那一点点透明的装饰委实无助于增添作品的艺术美感。

一句比一句悲怆

诗第一段的第一行：“这次我离开你，是风，是雨，是夜晚；”已隐含“分手”的征兆。“这次”表示‘我’曾经不止一次的去而复返，没有几个人会对情人的陡来陡去甘之如饴的，浪子的飘忽行踪自是不利于爱苗的成长，而“是风，是雨，是夜晚；”自然可用以阐明当时的情景，另一方面，它们也勾勒出“我”的心境：

诗的第二节以“放风筝”

“雨”比“风”凄凉，“夜晚”又较“雨”更令人黯然；诗人寓情于景，所取的材料尽管平平无奇，却能妥切地形容“我”的萧索沉重心情。为了比较，我们不妨参阅方旗的〈阿特拉斯〉的第一段，其意象含蓄得很，技巧则与〈赋别〉的大同小异。作者以四个希腊神话代表悲壮程度渐增的悲剧，以突出主角阿特拉斯的深深哀恸：（弧号内的文字为笔者所增注）

戴勒西斯的悲剧：水
栖西发斯的悲剧：石
(陆地)

普罗米修士的悲剧：
鹰(天空)

阿特拉斯的悲剧：地
球

闲爱孤云静爱僧

“而我风雨的归程还正长”，照字面来解释，是“而我在风雨中正踏上长长的归乡路”，但如此阐释过于平淡，毫无诗味可言；“而回归我漫长的风雨路”岂不更“耐人寻味”？正如杜牧的“闲爱孤云静爱僧”，解为“空闲时喜欢欣赏孤云，寂静时则偏好和高僧交游”固无可，若果解作“说到闲逸，我欣赏孤云的悠游自在；说到静趣，我喜欢高僧的光风霁月”，就更为开神逼肖了⑤。

又是美丽的错误

岫谷云降为雨，石隙泉流入河川和地底，“一切都开始了”，可是它们都寻不着“归宿”——海洋。展读至“而海洋在何处？”时，我们已不难预见“我”和“

”来比喻男女主人翁的爱情。风筝缚了，本应该放上天空去，“你”却道出了全然相反的话，读者心生疑惑之际，诗人已在下一句给予解答：“风筝去了，留一线断了的错误”。细细揣摸这几句话，不难找出“你”对情人的要求：女子所希冀的，是能长伴身侧的良人，不是行踪如飘云浮萍的浪子；女子欲求细水长流的“故事”，不是轰轰烈烈骤燃骤灭的“传奇”，“你”既然抱浪迹天涯的念头，爱情风筝的线断飞离是合乎情理的发展，同时，接下去的两个个“错误”的注释亦可轻易了解了。“书太厚”和“沙滩太长”的难题并非无法解决，关键在必须有“时间”，然而浪子若肯长期羁留某地且不思远逸，浪子就不成其浪子了。诗人引用这两个比喻时，不忘巧运他的匠心；比起在长长的沙滩上走出脚印，阅完厚厚的书自然要容易些，何况沙滩总有不时上岸盗取脚印的潮汐，真想在整个沙滩上印下一排完整的足迹，其难度无疑要添增几倍。

你”终将分离的必然结局，本来，诗人再多言也是蛇足而已，然而他一转笔锋，提起两人初会的往昔，予读者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豁然。“独木桥”的初遇已成往事了，茫茫人海里，一对男女能相遇相知而相爱，冥冥中维纳斯似乎在两者之间架起了一道独木桥，也难怪如此一来，千万人中偏偏是他和她邂逅了。“独木桥”的比喻简洁明晰，偏又十分传神，较之林冷的“阡陌”意象，诗人的表现已胜上一筹。不过，个人认为，如果不放“我已失去扶持你专宠的权力”一句，全首诗将更显含蓄与紧凑。“红”是浪子的炽烈情怀，“白”是女子的温雅慧静，“蓝”是典型的忧郁，“晚天”则暗示着浪子的即将启程和两人恋情的“日薄西山”，同时遥遥呼应第一句的“夜晚”，“揉”的巧置可圈可点，不过，“错得多美丽”衍生自“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诗人难脱拾“己”牙慧之嫌。

〈赋别〉的末段挪移首节的“这次我离开你”为起句，把读者领回风雨平原夜的现场，同时呼应首段的结构而成诗的“有机性”

⑥。“留我们未完的一切”，明明白白地透露末段是“我”新的传奇的

启始，尽管已是“你底梦境”。

朗诵“赋别”，我们可以轻易发现这首诗的丰富音乐性，纵使全诗只有首节的第四和第五行押了脚韵。诗人对行内韵的精熟驾驭，不时可见之起落有致的句法（如起句“这次我离开你，是风，是雨，是夜晚；”）通篇转运之优雅阴柔语气，在在都润泽了诗的节奏感和音乐性。

你既无心我便休

仔细留意的话，我们发觉诗人在诗中常常重复“了”字。诗长二十六行，“了”字竟出现达十一次，诗人似乎刻意借此“了”字来营造离别的气氛，当读者不断重闻到“了”字时，心灵逐渐接受并感染副两人分离之在所难免。字眼的重现通常意味着作者的穷于变化，但交到惊才绝艳的诗人手里，朽木亦可雕成巧器。另外，三节诗中都曾露脸的“而”字，不但隐含诗思的停顿转折之意，也透露两人的爱情观之相异。而“想你在梳理长发或是整理湿了的外衣”则令人联想到李煜的“剪不断，理还乱”，“理”字的强调揭露女子已决心解开这一团紊乱的情丝了。

阅过《书剑恩仇录》的读者都晓得，“金笛秀才”余鱼同因暗恋其四嫂不能自

拔，乃强迫自己匆匆别去。游至一寺庙，偶见一偈句，如遭电极雷震，心中陡有所悟，遂出家为僧去了。他所看到的，便是“你既无心我便休”。同样的，诗中的女子正是看穿浪子的“无心”常相厮守，万念皆灰下，“休”灭两人的恋焰，这是一个痛苦却理智的决定。浪子的传奇，女子纵然欣赏，倘若欲将她也写成传奇的一章，平淡如她又如何长吟这一曲断断续续的恋歌呢？

附记：关于〈赋别〉的音乐性和节奏感，在《传统的与现代的》之〈郑愁予传奇〉里，杨牧曾屡发创见，尽管一些美言已嫌满溢，不减其可读性。阅页181—185。

注释

①见郑愁予著之《郑愁予诗集1》，页130—132。

洪范文学丛书47。

②同注一，页123。

③同注一，页300—18。

④同注一，页249—54。

⑤见《掌上雨》之〈谈新诗的语言〉，页69，余光中著，人间丛书35。

⑥见《传统的与现代的》之〈郑愁予传奇〉，页184，杨牧著，洪范文学52。

随 缘 小 品

品 小 缘 随

◎ 继程

1 整体

八·廿九 港机场

人有南北，佛性没有差别。

是的，在事相上，人有种种差别，乃至每个人都是唯一的一个。但在本质上，无论是贫富、贱贵、聪明愚笨等等，都是人，这是平等的。

在生活中，我们见到的是种种的差别相，这也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必然现象。但在此同时我们也必须以理性去提升对人的认识，从一切人的共同性去对每个个人作普遍的认同。

如不过分重视差别的事相，当然可以发挥人类的分工作用，但却难以提升人的境界。如果过分强调及平等的理性，固然可以提升人的意境却又将失去事相运作的作用。

因此就整体完整作用发挥而言，必须两者并重，但这又是一般社会所无法达到的。所以我们只能看到或偏此或偏彼的现象。或者只能说：在某一意义上，可偏重却不可偏废。

2 感恩

八·廿九 神州上空

第一次飞在神州大陆的上空，内心里微微起了一阵激情，虽不至于泪盈满眶，也有鼻酸眼湿的感觉。

这是在梦中都等待的旅程，今已成行，内心里真的是充满了感恩。

感谢一切让我成行的因缘，而其中充满了多少感性与理性的交融。

激情过后，总是要平静的。

早就提醒自己，随缘而行。是的，在抵机场之前，我对整个行程没有多少清楚，也没有刻意安排什么特别的节目，只是让旅程依着他们的安排而进行，我则随缘。

然而当那一时刻来临时，竟不由得从内心深处微微波动。这是多少生才结下的血缘，在呱呱落地时已然注定：这一生得为之悲，为之喜。

而旅程开始后，将延续.....

3 感性

八·廿九 机上

从来就不是很能克制自己情感的人，又偏偏生成这么一个充满感性的民族；再加上在生命的探索方面，最深的体会来自洒脱浪漫的禅。啊！那是怎样的一种结合。

虽然都是偏向感性的，但那是不同层次的意境。从个人对外缘、感受的喜恶，到民族感情的触发，而达至对生命高度提升后，随着法性的缘起缘灭而任运，是不断扩大与提升。

一件芝麻绿豆的事而牵动了心绪，到面对任何处境而心不动，却依然出入于境缘的转变，更进而还要能把欢喜的气氛带起。

生命的境界是要不断的提升，毕竟数十年里，能让生命的境界尽情发挥，是很有意义的。尤其是具足了应有的条件，没有把握，就辜负了自己。

让我们对得起自己。

4 法性

八·卅 长城上

与大自然比起来，人真是渺小，至少在形体上是如此。然而人却在某个程度上，应用了自然的力量，或征服了自然的挑战。

宇宙间的事事物物，芸芸众生，都依着个别的“能”在运作，而此亦循着一定的规律。不同的力量循着其类的共同规律运作，而在整体宇宙，又依着法性而运转。

人随着业力转动，而人的心力在众多力量中，又有其一定的功用。善以应用者便能将此力量转而去发现到其他“能”的运作规律，因此就掌握了此“能”而能应用了。

假如人的心力不断的提升，达到能见到整体宇宙运转的法则，那么，人的力量将达到无限，而能任意发挥，但此功能最大的作用，就是从迷惑的生死超脱出来，不再受业力的转动，却能运转一切力，并且圆满了一切功德。

佛就是彻悟此法则的“能”。



随 缘 小 品

5 长流

八·册 西苑

6 尊敬

八·册 西苑

7 一瞥

九·一 北京往太原飞机起飞时

一个文化成长，文明的形成，累积了人类多少心血。此中包含了多少伟人的智慧思想，凡夫俗子多少的血泪，人民多少的欢乐辛酸。

每每触景生情，忆及前人的一滴血一滴泪所汇成的文化长流，内心里总无法抑制那股深深的情感。

而往往我们却失去了觉照，甚至忘记了，而不懂得珍惜。当然也不知道，在文化长流中，我们也是其中的一滴水。假如我们每一滴水，都是净化的，那此长流将是一条清净的；相反的，就会是污染的了。

当然没有一条长流是完全清净的，而大部分污染者，就会因而失去了活力而成为死流。

中华文化这条长流，污染的成分是否已达到了危险的阶段，或在净化中？

对一个艺术家的尊敬，最好的方式是懂得欣赏他的作品。不论以什么方法去表达，总要想到艺术家也是人，也是要生活的。而且当他用了多年的心血而发挥自己的艺术才华，也是应该获得物质生活的需求及享受的。

因此如果我们以真正欣赏的眼光去买下他们的艺术品时，就是我们的表达方式了。也许在对作品的鉴赏方面，我们还未达到行家的水准，但也应具有基本的知识，否则切勿滥发言论，如此才不会有附庸风雅的情况出现。

这就已经是文化修养的问题了。

在人类文化出现后，这应该是全体人类都应具有的修养，但有层次及层面的差别而已。

而当我们的层次未达到一定的水准，层面也不够广时，让我们承认于此，而以适当的方式去表达我们对艺术家的尊敬。

适度的表达就是适当的尊敬了。

匆匆一瞥，当然不能看到全面，也就因此不能下定论或结论。只能说一瞥中见到了其中的一点。但这一点到底能否代表什么，就得看这一点在全面中所占的位置，以及瞥它的观察力。

也许有的人在此一瞥中就看到了一些端倪，再由以观察推论，也能看出一个轮廓，但说要能下结论，恐怕还早了些。

而有的人就在那匆匆一瞥中，就以为看到了全面，甚至下了定论。我想更危险的是将此定论视为真理，而执以为实，而排斥或不再接受他人的意见与看法。

不论对一个文化、地方、民族，这种态度都是不公平的。而最不公平的还是对自己，因为自己可能从此就很难再进一步见到真相了。

因此为自己的思想，视野，留更大的空间，就更有机会见到真相的全面。

随 缘 小 品

8 基层 九·一 北京往太原机上



地广人众，文化悠远，兴衰交替，福祸无定。这么样的一个国家，要怎样才能治理得好，要如何才能人人有一口粮。

对于历代以来的统治者，这都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实际上却没有多少个曾经克服这个问题。而人民本身却往往在隙缝中寻求生存之法。

实际上没有一个方法或一个组合的方法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好的统治者，就比较注重民生问题，但又有多少是精明能干，而带给人民更多的幸福呢？而劣者就吃喝玩乐，糊里糊涂的过去了，不弄得民不聊生，真要谢天谢地了。

政策的制定与治理方法的贯彻，是有距离的。能有好的政策若加上有效的治理方式，应该就是最理想的了。怕是整个政策的偏差，就失去了一个正确的方向，此则无论如何治理，总是容易走向歧途。

政策的制定看在领导层的智慧，而领导层的智慧在建立在民众的素质基础上。每个人民的素质提高了，就能为建立更好的政策，打好基础。

9 旅游

九·一 太原机场

要出门旅游，事先是应该要作功课的。就是对要游玩的地方先有一个基本认识，然后再从实地旅游时，去印证其实际情况。如此旅游，才能增广知识、增加情趣。即使是行程匆忙，也还是可以参观出一些味道来。

可是却没有多少游客有此认识。尤其是一些只是凑热闹的旅客。因此出国了，回来向朋友炫耀的是一大堆的货物。而往往这些东西还多数是本国找得到的，甚至还买了贵货回来。

随团旅游其实只是较为方便，但却往往是行程匆匆，走人看景，过后不留痕的。很羡慕那些为旅游而旅游者，把旅行当作一种人生享受，不需太多钱，就是一地一地的走、玩、参观。虽然辛苦其间情趣充溢，且增广了从实地民情考察而来的知识。

现今交通发达，旅游很方便，各地更以旅游为经济来源之一，处处都可见到游客，旅游手册也多了，但旅游素质有没有提高呢？

随 缘 小 品

10 生活

九·二
五台山

11 来去

九·三
离五台前

12 亲切

九·三
太原山西大酒店

天下名山僧占多。

看起来，出家了就到深山里去修行，似乎是一种消极的避世。其实一个真正能安住在深山的，一住数十寒暑，也没有其他的什么要求，青菜白饭，青磐古佛，就一生过去了。这才是不简单呢！

世间有种种的外尘，尤其是人为或加工的，容易对人的五官产生刺激而引发种种的慾求，而顺此慾求是容易的，但要面对而能不受影响，是很难的，从此红尘中再往青山而去，也必须有坚定的心志。

其实生活基本不过是三餐一衣一寝，种种的文明建设，美其名是人类的进步，却是永远无法满足人那颗小小的心。而一个人真能看透世间的种种相，宁可或环境使然的过着简朴的生活，却能安安如常，并能从中更体会到生命的真境界，那才是最高的生活艺术！

临别淡淡离绪。

本来就无来去相，来是因缘具足，去是因缘离散。总是会有事相显现为来去的，但事实上，因缘具、因缘散，其本性是一如的。

对于山上的宏伟寺院，想及古人心血结晶，思及他们的一分虔敬。内心是感动的，毕竟这真的是不可思议的情怀，只有宗教的信仰才能发挥，后人有缘见此前人的心意吗？

也不知多生修了多少福报，才终于有缘来到此山，一瞻文殊圣像。

不过，我也在作更深的思考，此来去相是必须更深入去观照的，否则有所执或有所迷，就染于事相而难以透见其真相了。

文殊自文殊，我自我，事相固然不一，境界固然有别，但本性却无二，因此文殊与我又有何别呢？

虽然已身在神州大陆，却不会感到陌生。也许因为我们是应用同一的语文吧！即使是背景，环境都有差别处，文化与生活却有不少共同处，而重要的是有办法做好沟通。

虽然没有时间对这里作更进一步的认识与了解，但同文同种的关系，总还是让人感到亲切的，因此不会有很大的不方便。当然旅游，尤其是团体旅游，往往是比较匆忙，而且得随着团行动，会增加一些不方便，但也省却了一些麻烦。

而能在一个语言与文化都较容易沟通的地方，自然就会容易有亲切的感觉，这应该是人之常情吧！

毕竟文化，思想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而血缘的感情，也是不可能切断的。

但我无需刻意去强调什么，只是随着感情的触动而发展……

随 缘 小 品

13 诚恳

九·四
机上

要对一个地方的人民、文化有所了解，可以通过许多管道，虽然这些认识不可能是很深刻的。

而要进一步的认识，就是到那个地方去，与当地的人民生活在一起。当然不要有一种所谓去研究或考察的心态，就是单纯的生活在一起。而且要在民间，就是与一般人民在一起。因为有许多方面，尤其是政府或高层社会，往往已经有较多人工化的成分在内了。

我们如果是去旅行，只是玩玩的性质，那当然过后就算了。如果是想通过这个方法进一步认识当地民情，也是要与人民接触的。从他们的言语中，生活态度等方面去了解他们。

当然短短的时间内，根本无从谈到了解，但闻一推十，也许可以看出一些什么来。不过我们应该以一种诚恳的态度去接近他们，且不要让他们感觉到含有什么特别的动机在内。

14 返朴
九·四
九华山东崖

五根在接触五尘，如果意识在接到讯息时，只是停留在表层的吸收，那就会作出一种相当直接的反应，此反应也往往是平面的。因其不是深入，有时候就不会触动较深层的一些烦恼。此生存本能的反应就容易获得满足。

当有的人作更深一层思考时，便往往会对各种差别相有更敏锐的反应，对事物作出比较精密的分析。如此则容易触动内心较深层的作用，也有因此而想获得更大的需求的。

而一个人如果在精密及较深层的作用都经历过了，然而发觉到，这都不是究竟的。即使分析得再细，也不过只是在技术上下功夫，虽然是较深层的作用，却不是最深及根本的。因而更进一步，往更深的层次去，就会发觉到，越是深入，越没有文字语言可以表达，而其相就越接近平等，至此而见到一切存在的真相，因而不再有分别心了，也就能直觉的对所触的外尘作出反应，此与最初层似相似而其实有层次上的差别，即返朴归真之境了。

随 缘 小 品

15 向上

九华山·东崖
九·四

对一般民众而言，生活并不一定要有种种的物质享受，也许三餐温饱或丰衣足食，就已经满足了。

而这往往是一些所谓高层社会者所忽略的，其实一个社会的最低层，往往就是其基础。假如连这一基本要求都无法满足，那社会就不可能有稳定的时刻。但假如总是停留在此阶段，社会的进步，又将会缓慢或停滞不前。

因此一个高明的施政者，必须在基本上满足基层人民的需要，却同时要引发他们生起向上的心理。

但有时候却发现到两者似有矛盾之处，其实却是可以贯通的。毕竟连基本生活条件都没有，那如何再谈其他的，而人一旦获得了此，就不会总是停留的，还是会想办法求得更高的需要。若适当的在生活上与观念上给予辅导，那么就可以达到此目的了。

16 艰巨

九华山·天台
九·五

前人多少心血，我们多少福报，才完成了此一朝山之行。

虽然不算是坐享其成，毕竟也需要一步一阶的走，但比起前人的心血，这一点辛苦当然算不了什么。只是对于少运动量者，也真的还不是容易的事。

有时候也会稍加思考，是怎样的力量在使他们有如此坚强的毅力与耐力，信心与诚心，使他们完成如此艰巨的工程。

而那些守在此地者，又需耐得住多少寂寞的岁月。

当我踏上九华之巅——天台正顶时，心里的确是感动与感恩。

而团圆也凭着虔敬的心上来了。我只能体会自己的感受，无法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我想这就是冷暖自知的吧！

一步一阶上九华，九华之巅在天台。

天台真是好景色，景色秀丽动我心。

17 包容

九华山·东崖
九·五

要有宽大的胸怀去包容，真的是需要很高的修养。而能多体谅他人，那也是不容易的。

我们总喜欢以自己的立场看事情，及对待他人，但在此之中，我们的立场是否符合对方的意愿，也许就不是我们所能了解的。

也许我的执着还是蛮深的，但我却尽量学习去体谅他人。但有时候我会对比较亲切的人提出比较高的要求，因此往往会以较尖锐的语言相对。然而在内心里，我也是尽可能把自己的胸怀放大，希望自己能以更大的包容去包容一切。

从空的角度来看，缘起的事相，是虚幻的。我们可以从任何一个角度去看到此存在的一面，却无法全面看到，因此在提升个人的修养时，不妨学习拓宽自己的眼界，视野以及心胸，尽量以更大更多的角度去看一件事情及他人，如此我们就会更自在了。

随 缘 小 品

18 直心

杭州西湖
九·六

也许有许多事情，如果我们不去探究它们的内幕，就会对它们留下好的印象。而一旦揭穿了，就觉得是丑陋的了。

然而在生活中，却偏偏是如此的。

当然我们也会碰到表里一致的事情或人，而这实际上是难得的。毕竟人类内心还有着不少污染的成分；而事情也是由人造作的。如果一个人没有想要净化内心，那么这些污染在五欲的刺激与引发之下，必然发挥作用的，但在表面上却仍需保持一定的形象才行。

对于想净化身心的人而言，他当然会渐渐的减轻内心污染成分，这是人格修养的升华，因此他表面上的许多行为，就会是从内心直接流露出来的。也许他还会有不少的烦恼行为，但至少没有太多的覆盖。

我想，直心与诚意真的是很不容易做到的。然而我却愿意学习做一个直心与诚意的人，虽然在世俗中可能会受到伤害，但无愧我心。



随 缘 小 品

19 优劣

九·七 杭州灵隐寺

佛教是走向城市，还是走回山林呢？

这是见智见仁的问题，因为两者都存在着一定的优点与缺点，问题是在于其大或小的。

前人建寺，重点在于提供一个修行的道场，方便有心用功者修行。但在整体上却同时必须注意到其他条件，如经济、艺术、普遍信仰等等。

许多道场建在深林，固然可以成为修行道场，却也可能成为名山而终于成为旅游胜地。

一些寺院建在城市中，方便了一般信徒到来朝拜，但往往就成为了香火庙。有时候不止达不到接引信徒的作用，反而可能误导了一般民众对佛教的认识。

当然如果寺院的建筑都具有高水准的艺术境界，也还是可以通过此作品而使民众生起信仰。

世事皆相对，如果我们对此相对相有比较明确的认识，能发挥其长而减轻其短，就能把工作做得比较好。

20 弘法

九·七 宁波饭店

弘法是一件说易不易，说难却也不难的事。这要看个人对其方法及态度掌握得如何而已。

有的人自己学了佛，从学佛中多少获得了好处，就热心的遇人就说，逢人便传，这是热心有余，而成效恐怕不会太大。如此容易就被说动者，能深入的往往不多，因为这些人往往是缺乏深思的。

对于弘法，我想重要的不在于形式的，及说教方式的，从我们日常生活中往往就可以产生一种感化的力量，假如我们对于佛法是诚意的，对他人也是诚意的。在不说中就能以诚意但不是热情感化，而诚意中一定不含有机内。

学佛十数年，出家也整十二个年头，对于弘法工作，越来越发觉到内心的诚意与含容，才是最好的方法。

因此我宁愿以真心与宽大的心胸来感化他人，而不是靠一张嘴巴。



21 舍利

九·八 宁波饭店

假如澈见一切法的本性，即见佛，即成佛了。那么佛舍利的存在，就也必须以空观视之。

这当然是世人与佛徒们的执着，其实也见人类内在的一种需要。不必清高或自以为已超然而在有机缘见到时，不想去看，但也不必执着必须见到什么特别的景象。

也许有许多人有着比较敏感的感官，或内心境界的较为清净，在某种情况下，果然见出了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但那是他个人的因缘，我们只把看到的是什么，就如实的去观它。

而如果我们能明白到佛陀传授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是他的教诲与真理；那么，遗留下来的舍利与千百年来的种种佛像雕塑，寺院建筑，就是佛陀为了要表达他的教诲与真理而应用的工具与方法。假如能如此透澈明白于此，那么，还需要执着什么事相呢？



22 复兴 九·八 宁波饭店

佛教在中国到底其影响有多深多广，我相信不是任何人，任何数目可以计算的。

虽然屡遭毁灭性的破坏，但到目前，我们仍然可以从现存的各大寺院，丛林中去想像辉煌时期的盛况。而这些建筑留下来的当然不是一番思古情怀而已。

虽然在很大的方面，佛教的内涵已在中国失去，或感觉不出来。但遗留下来的硬体建设就让我们相当清楚的看到佛教的深入中国文化中，已不是任何外来的力量所可能摧毁的了。

当然，中国佛教要重兴，还是相当早的问题。但要复兴中国佛教，并非不可能的事。这些存在的寺院与丛林建筑，首先就有了一个基础在那边。纵然目前在几乎大部分的寺院中，找不到正信的佛法，但总还是有一些必须向旅客，世界各地佛徒，本地香客交代的地方，这虽然是那么初浅的，但还是比没有的好。何况还有一些佛书在流通呢！

中国佛教的复兴不会是指日可待，却还是可能的。

隨 缘 小 品

23 幼稚

九·九 上海虹桥饭店

思想层次不一致，而难以沟通的话，相处在一起也会觉得难以相应的。

难以相应则容易引起不愉快的相处。思想层次较高当然可以涵盖较低层次的，但这也需要有夠宽大的心胸。

而有时候，看到某些不大肯用头脑去思考的人，真的会觉得很累；尤其看起来还似乎不在乎自己的幼稚。

在这方面，我似乎比较敏感，而且对于这类人的忍耐似乎不夠。因此常会以相当不客气的语气去讲他们。有的人倒是听得下，但有的就听不下去了。

不管怎样，我本身也还是有幼稚的地方，如果我希望他人能容忍我的幼稚，我也是需要去容忍他人的，当然我也是希望自己改进，他人也改进。

24 挂碍

九·十 夜上海

“姑苏城外寒山寺”那不止是佛教的圣地，也是诗人写诗的灵感。

佛教到底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了多少的影响，那也是无法估量的。谁要是想把佛教从中国文化除去，那可真是一件太愚痴的事情了。谁要是以为宗教只是一种精神的寄托，那也真的是太没见识了。

然而，信佛学佛者，却也未必全能了解佛法的真髓、佛教的实况。看到不少佛友学佛后，总还是那么多的习气放不下，总还是带着自己的成见去看待事事物物，那也真的是太累了。

学佛并不是在增加自己一些什么，却是在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挂碍，而能够把这些挂碍都除去后，当然心就渐渐的空旷了，渐渐能容纳更多的东西，乃至无有限量的包含了一切。

但许多人学佛却越学越多挂碍，越不自在，如果这只是过程，那是没错的，如果停留于此，就要检讨一下了。

25 个性

九·十 广州白天鹅

人的个性真是千百样都不一致的。每个人的个性必然有其与他人不同之处，虽然在某方面是有共同点。

有的人一生就被宠惯习惯了。因此生活在自我的小天地里，虽不至于完全不知此小天地外还有其他人的存在，却从来都无法去为他人着想。也许他单纯的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还好，一旦他与别人接触相处，外面的世界有多大根本不懂，仍然是以自己的生活方式去处理。他可能会博得某些人同情，但却也会使很多人不方便。如果不幸的遇到一些有心骗他的人，很容易上当的，只要想骗他的人摸熟他的个性，顺一顺他，就会出问题，尤其是女性。

但个性毕竟不易改，而有的人又不愿意改，因此也就继续发展下去了。

然而也会有人会比较为他人着想的，总是容易想到团体或群众的利益。这种人也许需要承担更多的忧患，但这是值得的，如果他承受得起这些压力。

26 慢心

九·十一 广州白天鹅

不要把自己看成是比他人高一层的，否则就是一种慢心。此等心态容易对他人造成伤害，因为有此心态就会表现于外。从上看下去，总会使下面的人也会相对的作出一些保护自己的反应，如此则必然就会产生矛盾，互相批评乃至攻击的情况。

所以菩萨戒必须戒除慢心，否则菩萨道不易进行，佛道不能完成。但众生慢习过重，除去不易，而若发心行菩萨道者，就需要对此多加警惕，否则四处伤害了众生，尚不得知呢！

慢心有深浅，浮现于外使人感受到的较浅，较深者不明显表露，但其杀伤力更强，且往往伤人于无意、无形之中，使人的痛苦更为深刻，这才是菩萨道最大的障道法之一。

也许我是需要多加反省的，在此方面。

27 完满

九·十二 广州往港

中国之旅终告完成，虽然旅途也遇到一些障碍，但我相信这是令我难忘的旅程。

离去之际，并没有依依之情，也没有似箭的归心，因为还有香港的旅程。不过想到带了一些特产回去，总算也了了自己与朋友的心愿。

本来只是想带几个茶壶回去，但在旅程中又发现了一些值得买而自己也买得起的物品，就想到如能让朋友因此而开眼界，那么也就值得自己去提那重重的行李了。

我不知道带回去的东西，他们会如何欢喜，或者觉得不过如此，但我是诚心把这些东西带回去送他们或让他们欣赏的。我想这应该是最重要的。

我想中国此趟旅行，应该买。值得买又买得起，买得到的，大概都买了，可能还有一些因没下决心买而觉得有点遗憾的，但也都过去了。就这样可算已满了一个心愿吧！



余温

◎马俊国

很清楚地记得那个早上，我和爸妈在吃早餐，那边村的人过来报的讯。我听了，匆忙塞了两口面包，换了件白色衬衫便跳进爸爸的车子。路上，我和爸爸都没有说话，窗外的景色一一飞过，那些画面又回来了。

那年她快七十了吧，我母亲因为工作忙碌而把我交给她看顾。我当时太小了，到我懂事时，已过了好久了。

她是个寡妇，和另外一个生有三个孩子的寡妇住在一起。大家也不是什么亲戚，更不是什么金兰姐妹，好像只是因为大家命运相同，便可以如此自然地生死相守了。

我妈后来对我说，她结婚的第二天便死了丈夫。据说是被马共分子打死的。至于胖寡妇的丈夫，是病死的，家里穷，付不起医药费。

我和她们就住在路边的一栋木屋里，爸妈每个周末来带我回家。还记得屋里的地上是黄黄硬硬的泥土，屋

子的板壁也从不上漆；洋灰永远离她们那么远。屋内没有什么所谓的天花板，而是用亚答晒干后编成铺上去的，一层层棕色的叶子，日晒雨淋久了会泛白，远远望过去，给人一种枯寂荒凉有着淡淡哀愁的感觉，像那个初到南洋的年代，陈旧、悲凉。烈日下，屋子独自站在冒着热气的泥地上，屋旁瘦小的莲雾怎么也赶不及长大成荫去遮风挡日。

那屋顶，一到晚上熄了灯，在黑暗里特别容易感觉到它的存在。人仰卧着，它就在面前，虽说屋顶很高，可是，它在逼视着，令人不安。我常在这个时候听见虫鸣，传自床底下的泥地。

我不知道，即使是在已长大成人的今天，我仍不知道，那两位寡妇如何夜夜面对那片屋顶，独眠，在黑暗中等待到天明。

白天，胖寡妇挑了担子到市场上去卖水果，有时胖寡妇会愿意把我也带去守摊

，有时是我自己要留在木屋里。屋后的空地用木棍草草地围了起来，她在那儿养鸡。黄昏吃过了晚饭，她总会把吃剩的饭菜盛在一个大钵里端到屋后去喂鸡，而她的脚边总会有一个小小的我蹲着看那些鸡争先恐后地涌前来抢吃。有时她会大声吆喝我：“别去赶它们，让它们来吃！”她的声音代表着一个只被爱过一天一夜的女人。我想，或许她的丈夫至死也是爱她的，可是，生死相隔，很遥远了。当然，这突兀的声音也蕴藏着一个女人一生无可寄托的爱与母性。

所以，她对我总是特别偏爱的。小时候如有人说我长得丑或什么的，她总是袒护着我，为我说话，用一种很理直气壮，像是别人触犯了她的孩子似的语气。

那个时候，我对她有一种特别的情感。有时候在偌大的厅上赫然发现她不见了，寂寂的午后，我总会赤着脚到厨房去张望，而通常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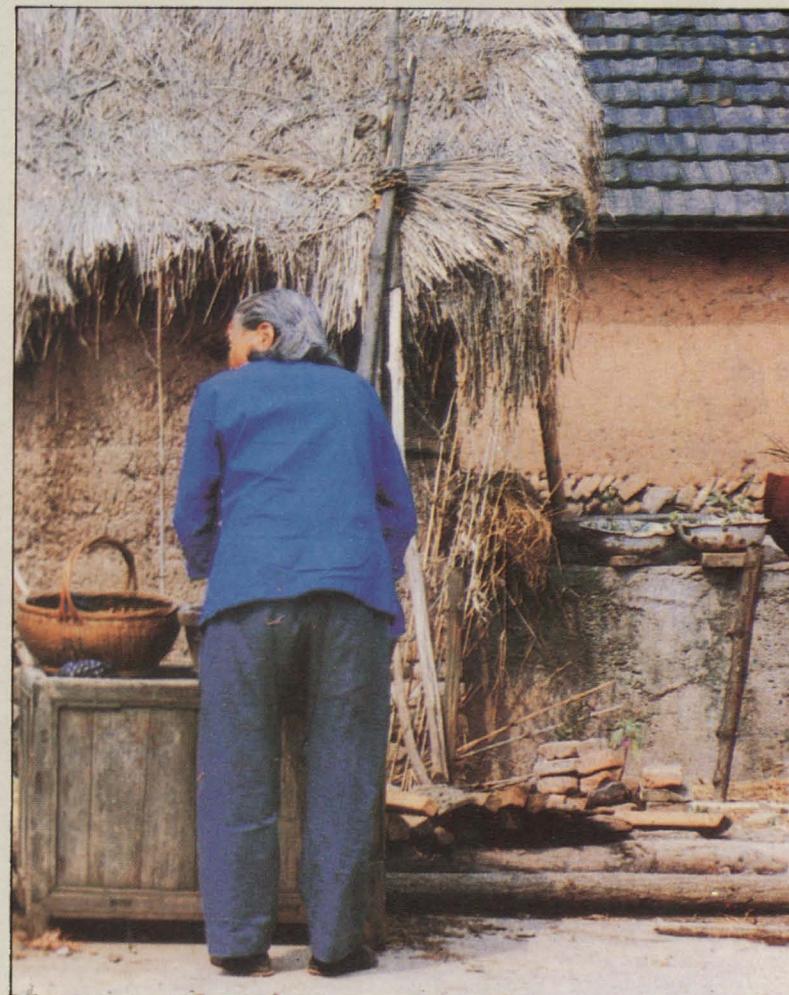
是在屋后的空地上发现她在低头种菜或浇水。要到那块空地必须跨过一条小溪，我那时太小了，跨不过，总是在对岸喊她来把我一把提过去。

后来我上了中学便很少再见她了，过年过节，总是我妈一个人在张罗给她们送礼什么的，我也只有在送礼过去时会见到她，坐下来和她讲话，她说话还是当年吆喝我的语气。

再后来，我去时发现她在念佛，握着一串佛珠坐在藤椅上叹说我不记得她了。那是她留给我最后的印象。

那天早上我和爸爸抵达时是在出殡前两个小时。我在哭，在她已合上眼睛的时候才惊觉我对她的依恋与不舍。我没有看她的遗言，那张在烈日下默默浇水种菜的脸，上天让它孤独了近九十年，只给了她一天一夜的恩爱，我实在不愿再看。

很多年过去了，我才知道我一直如此安分地做好了一个孩子的本分——没有去问她的名字。我想，很多活在那个年代的女人是天生没有名字的，就像她们是天生不能在生命里拥有一个男人一样，即使在不幸中有了一个，也只是一日一夜，在她的生命里留下的，也只是像什么人坐过的椅子上的余温，惆怅一生。



请看



蕉风文丛

姚拓散文集《美丽的童年》 • M \$3.00

温祥英评论集《半闲文艺》 • M \$5.00

郝毅民杂文集《杜鹃花开着》 • M \$6.00

王润华诗集《山水诗》 • M \$4.00

邮购请寄：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No.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